

回。因為專制者已經成功地向世人證明了西方傳媒追求所謂「真實、自由、民主」的原則，只是為了賺取金錢的幌子而已。

- ¹ 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鳳凰衛視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 ² 出處同注1。
- ³ 布衣，「中國出版業在改革開放中前進」，《出版發行研究》，1998年第4期。
- ⁴ When China Wakes. (1998) Folio, 27(8), June, pp. 60-64.
- ⁵ Murdoch Vaults into China with A \$5.4 M New deal. (1995) *Advertising Age*, 66(25), June 19, p. 6.
- ⁶ Dolven, B., & A. Granitsas. (2003) "Please, Let Us Entertain You."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6, 2002-January 2, 2003.
- ⁷ 載中國新聞研究中心／中國傳媒，2002年9月22日下載。www.CDDC.net。
- ⁸ 《第三屆亞太地區媒體與科技和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第62頁，列印稿。
- ⁹ 《廣播電影電視部關於賓館、飯店必須完整轉播國內有關電臺、電視臺節目的通知》，廣發社字〔199〕467號。此一文件至今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少數國外電視在中國大賓館轉播，只是個體與中國廣電部商量的結果，並非改變了此一法規性文件。
- ¹⁰ 彭俐：「加入WTO：中國影視」，載《北京日報》2001年10月28日。參考文獻：《中國入世後在宣傳文化方面的承諾》。
- ¹¹ 《海峽時報》(新加坡)2003年9月23日。
- ¹² 湯姆·伯恩斯，〈張藝謀完了〉，《開放》(香港)2003年11月號。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13 筆者一直觀察《深星時報》的創辦過程，除了閱讀該報之外，並經常詢問該報記者編輯有關動態，關注該報的動向，每天都要研究該報的頭版新聞，尤其是頭條的標題如何製作。
- 14 新華社北京2005年8月2日電：「中宣部文化部等六部門下發《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見新華網。
- 15 「中國加強監控文化產品」2005年8月4日，BBC NEWS。
- 16 「境外報刊在國內出版被指違規」，《中華讀書報》2003年4月2日；「三家美雜誌可能遭中國查禁」，VOA，2003年4月2日報導。
- 17 “Murdoch Says News Corp. Has Hit ‘Brick’ Wall in China”，Bloomberg, Sept. 19, 2005.

第十一章

中國政府對網路的控制



在中國，這個政府有一個奇特的問題：如何在現在和將來以至永遠，阻攔國內10億人訪問他認為的「政治」敏感網站。……他們不得不需要網路大哥——思科（CSICO）來規範中國互聯網並在全國範圍安裝防火牆。據中國工程師講，思科完成了任務，專門為中國政府壟斷的電信業開發了一種由路由器設備、積分器和防火牆組成的盒子。

——伊桑·葛德曼《誰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

（Ethan Gutmann: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¹

90年代網路業進入中國之初，國際社會與中國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曾充滿希望地相信：網路的普及將打破中國政府的新聞封鎖，有力地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

然而事實卻無情地打破了這個神話，中國的專制政治將網路業對社會進步的作用變成了科技史上最具有政治諷刺意義的事。中國網路業的發展確實非常迅速，但中國政府控制網路的技術進步更為迅速。在歐美國家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合作下，從最初設立「防火牆（firewall）」開始，到籌建耗資巨大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以及組建一支世界上最龐大的網路警察（cyber police）隊伍，中國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最先進的網路控制系統，這個系統可以幫助他們更精緻地維護專制統治。曾經參與其事的一些專家預測：到2008年中國將成為一個監控系統無所不至、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國家。

一、中國互聯網（網際網路）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於1994年3月20日被正式接入Internet，於1995年5月向社會開放網路並提供服務。數年來，Internet在中國呈現出快速持續發展的局面，並且開始在經濟、文化、政治、教育等各個領域顯現其巨大的效應。據CNNIC的調查，2002年中國大陸上網用戶達到5,910萬人（CNNIC對中國網友的定義為：平均每週使用Internet達1小時以上的中國公民）²。三年以後這一數字增長將近一倍：2005年上網用戶總數為1.11億人，上網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國家頂級域名CN註冊量首次突破百萬，達到109萬，成為國內用戶註冊域名的首選，穩居亞洲第一。上網電腦數達到

4950萬台，網路國際出口帶寬達到136106M，網站數達到69.4萬個。IP地址總數達到7439萬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³。

僅從數量上看，可以認為，在Internet的起步階段，中國與大多數國家的進展是並駕齊驅。這一點曾讓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感到非常驕傲；與世界其他各國比較，中國進入原子能時代與電子時代遲到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但這次進入網路時代卻幾乎與美國、歐洲同步⁴。

根據分析，中國的網路用戶有幾個特點：

第一、網路用戶絕對數字很高，但占總人口的比例卻很低。

中國的1.11億網路用戶僅占13億總人口的9%左右，這不僅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極大，就是與港澳臺地區相比也相差很遠。早在1999年年底，香港Internet的用戶已達到150萬人，占人口的25%，臺灣Internet用戶在2000年6月已經達到了557萬，占人口的比例同樣高達25%。

第二、在中國，網路發展的地區分布極不均衡，經濟發達的大城市用戶多，經濟落後地區的用戶少。2005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城市網路用戶大約有9168.6萬人，普及率為16.9%；而同期鄉村網路用戶只有1931.4萬人，普及率僅為2.6%。這一點顯示，中國的地區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同樣體現在資訊傳播乃至於政治發展上。

第三、由於中國是一個實行新聞管制的國家，新聞從業者受到各種約束，新聞的消息來源單一。除了少數強勢的ICP與ICTP外，眾多提供網路新聞的網站，包括門戶網站，缺乏足夠的內容支援。大量的抄襲、轉載和空發議論，形成了網路資訊千人一面的景

觀。

第四、網友年齡結構偏低，大多是35歲以下的人。

這幾點成為制約中國網路新聞發展的主要因素。因為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必須要有占總人口20%的傳播規模，一種媒體才可能被稱為大眾媒體。在中國，要達到占總人口20%的傳播量，就需要有2.6億的網民總數⁵。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這兩方面來看，這不是一個近期內可以達到的目標。

網友年齡偏低還決定了其政治偏好。由於中國政府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恢復了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戰略，這種戰略以醜化西方民主政治為價值取向，30歲以下的人群是1989年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對西方民主自由觀念的認識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教育嚴重扭曲，對於新聞類別的需求與上一代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30歲以下人群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娛樂、體育等內容上。甚至有些年輕人寫文章認為，「美國是個科技強國，掌握了幾個主要門戶網站，正在通過網路實施它的霸權主義主張」，持這類看法的年輕人不在少數⁶。

目前中國的網路行業正處於高速發展之後的調整期，許多網站的經營難以為繼，中小網站紛紛關門，只有少數實力強一點的網站仍然能夠挺下去。而中國政府對網路新聞和網路言論的嚴密控制對網路業的過度競爭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國政府看來，控制網路與政權的安全生死攸關；如果經濟發展因控制網路而受影響，這並不威脅政權的安全；如果共產黨失去了政權，發展中國的經濟對共產黨來說就是毫無意義的事了。

二、中國政府對網路的嚴密控制

網路傳播資訊快捷方便，構成了對中國當局的嚴峻挑戰。但是，中國政府只在最初兩年內有些不知所措，很快就認識到自己完全可以找到應付的辦法。近幾年，中國政府投入大量金錢，利用外國公司的幫助獲得現代科技手段，建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的網路管制監控體系。管理這個系統的是中國的秘密警察——國家安全部門。使用秘密警察系統控制言論，使得中國的網路控制具有濃厚的政治恐怖和政治暴力特點。

由於政府的宣傳部門沒有足夠的懂得現代科技的人力，控制網路的工作主要由國家安全部門主管，為此，國家安全部及各省市的國家安全局更新了工作人員。從1998年開始，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開始實行提前退休制度，規定男55歲，女50歲可以提前退休。為鼓勵這種退休，特別規定所有人員退休之前可以晉升一級工資，並按全額工資領取退休金⁷。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部門吸收了大批大學生和研究生，讓他們充當網路警察。這些網警大都畢業於各個高校的電腦系，對電腦以及網路相當精通。網警的主要任務就是監控網路，他們不停地在各個網站和網站內的各個節點（特別是各網站的論壇頁面）進行搜索，一旦發現有政府痛恨的內容，包括各種可能的機密、「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對國家領導人的批評等內容，便採取措施——封閉該論壇或網站。

網警封閉網站時，會根據網站所在國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對於中國國內的網站，按照網站所屬（單位或個人的）區別處理，同時辨別發布者（單位或個人）及發布所用場地（網站、網頁或論壇上貼文）。如果是在中國國內的網站上出現了上述內容，網警會很快

就查明網站所在地以及網站的所有者是誰，然後透過電子郵箱發出秘密通信，警告網站管理者注意，讓網站管理者查明消息來源；如果警告沒有作用，則透過警察系統通知網站所在地的公安局，由公安人員出面威脅資訊發布人，或者直接用技術手段封閉該網站的電腦主機。如果上述內容出現在外國網站上，中國的網警無法封閉其主機，一般會在中國國內封閉通往該外國網站的通道，關掉其網站指向，或是在中國國內對該網站的相關網頁加以改制，實現部分遮蔽。

除了在互聯網上監視控制資訊和言論外，中國政府還試圖從網站的註冊登記這一環節入手，實施全面管制。從1996新聞出版總署頒佈《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定》開始⁸，中國政府在網路控制方面絞盡腦汁，屢屢修改相關法規，力圖控制互聯網這匹剛出現的「野馬」。

最先開始採取的方法是控制域名。1997年5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下達了《利用國際互聯網路開展對外新聞宣傳的注意事項》（國新辦發文[1997]1號），文件指出：「各新聞宣傳單位利用國際互聯網路發布對外新聞宣傳的內容，需在中央對外宣傳資訊平臺統一入網，不得自行通過其他途徑入網，更不得自行在國外入網」。但以後互聯網發展得太快，這一規定被迫修改。2000年初夏，中共中央召開一個專門針對網路的思想政治工作會議，隨後《人民日報》發表了批評「互聯網負面影響」的評論員文章，稱「早已籌劃的多項法規政策連續出爐，颳起了互聯網上的暴風驟雨」。2000年11月27日，《檢察日報》正義網（最高檢察院主辦）上發表一篇文章，指出「網路媒體已對中國傳統的媒體管理體制造成嚴峻的挑戰。由於網路媒體對國家和社會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因此絕不能

聽之任之，應加快研究對策，制定法律，搶佔網路管理上的『制高點』。

2001年中國政府開始制定《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⁹，並定於2002年8月開始實施。這一規定主要限制對象是政治取向的網站，主要條款如下：(1)從事互聯網出版活動，必須經過批准，未經批准，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開展互聯網出版活動。(2)從事互聯網出版業務，除符合《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的條件以外，還應有確定的出版範圍，有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章程，有必要的編輯出版機構和專業人員，以及有適應出版業務需要的資金、設備和場所（註：這一條使得個人網站事實上很難成立）。(3)互聯網出版機構出版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應當依照重大選題備案的規定，履行備案手續。(4)網路禁止刊載宣揚邪教（指法輪功）、迷信、反對中共憲法、危害統一、有關國家秘密或安全等內容。(5)以未成年人為對象的互聯網出版內容不得含有誘發未成年人模仿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和違法犯罪的行為的內容，以及恐怖、殘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內容。(6)具體規定了互聯網出版的禁載內容。(7)互聯網出版機構實行編輯責任制度，必須有專門的編輯人員對出版內容進行審查，以保障互聯網出版內容的合法性。

該《規定》還對未經批准擅自從事互聯網出版活動的行為制定了詳細的罰則。此外，對違反該規定的單位和個人，將根據情節輕重，處以警告、停業整頓、關閉網站，沒收從事非法出版活動的主要設備、專用工具及違法所得，以及處相應罰款等。該規定指出：從事互聯網出版活動者應在規定施行之日起60日內，依據規定重新辦理審批手續。

到目前為止，可以說這種控制達到了目的：在新聞傳播方面，中國的Internet事實上不再是「國際互聯網」，而只是一個「國內互聯網（Domestic Net）」；同時，網友的言論和通信隨時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和威脅，毫無自由可言。

三、專制高壓下的「心理長城」： 中國網路的高度「自律」

「自律」這個詞是香港媒體「九七回歸」以後貢獻給中國的新辭彙，其涵義就是自我約束，自我檢查，不要發表中國政府不喜歡的任何言論。因該詞比較「含蓄」，從此成為中國大陸的官方用語，並成為新聞從業者用語。中國媒體早在毛澤東式政治高壓下就已習慣了在束縛中過日子，讓它們恢復「自律」，並不需要政府費太多工夫。

在專制高壓下，中國的網站被迫築起一道「心理長城」，實行「自我約束」，這種自我約束包含下列內容：

1. 常規管理

瀏覽中國的任何網站，都會在網站首頁發現內容如出一轍的「刪文與封禁規定」，規定不得在網站上發表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洩漏國家機密的內容。這裡列舉著名的北京大學所屬電腦公司的網站「北大三角地」，該網站首頁赫然登著《新的刪文和封禁規定》，全文如下：

「以往發過多次管理規定，很多人從來不看，而一旦被刪被

封，就在版面上聲討站務。現重申本站刪文與封禁規定，今後基於本規定進行的操作不再說明。

.....

第二條：刪除作者、砍帳號、封IP地址

只要貼文中出現一次如下內容，即同時執行上述三種處罰：

- (1) 邪教法輪功
- (2) 攻擊國家領導人
- (3) 大量轉貼境外反華媒體新聞
- (4) 散布謠言；煽動鬧事

第三條：幾點說明

- (1) 新用戶在註冊、發文以前，請先閱讀三角地BBS站規。若您覺得只有第一款和第二款規定的貼文可以發，或者三角地BBS讓您失望，歡迎另覓高枝。
- (2) 本站不是北京大學的官方站點，任何文章都不代表北京大學立場。事實上，本站訪問者非北大人超過95%。所以，任何褒揚或批評，鮮花或污水，都應歸本站所得，而與北大無關。
- (3)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法規，本站有配合相關機構進行深入調查的權利和義務。
- (4) 本站若認為必要，可以直接關閉北大論壇，甚至關閉三角地BBS，而無須事先通知¹⁰。

上述站規幾乎在中國任何網站的首頁上都可以見到。在一些知識份子比較喜歡的網站，如「世紀沙龍」、「天涯之聲」、「故鄉」等等，都有此類規定。

2. 臨時性的「應急」管理

每逢「重大政治事件」，例如中共「十六大」之類，中國政府就處於風聲鶴唳的緊張敏感狀態，在這種時期對網站的管理非常嚴格。

據有心人——記載，中共「十六大」開會期間，自2002年11月8日起中國的互聯網上出現了如下幾種聲明：

「網易十六大期間論壇管理公告：十六大期間，為加強論壇管理工作，決定：(1)每晚10點至第二天早9點關閉發貼功能。(2)周末關閉發貼功能。」

「21世紀精采論壇公告：黨的十六大即將召開，請大家注意不要發布非法言論！嚴禁發表涉及反動或敏感內容及話題。否則將一律封ID，並視情況交由公安機關處理！請大家配合！」

「LYCOS 主頁服務系統通知：為配合政府機構對有害互聯網資訊的安全整治工作，LYCOS 主頁服務準備對免費空間進行有害內容清理，整個清理時間為 11 月 7 月至 11 月 18 日期間將造成所有免費網站訪問、上傳暫停。」

「北大論壇公告：系統維護中，暫停發文！」

「澳洲在線公告：系統維護中，網路關閉。」

「思想評論論壇與香港 Yahoo：您要查看的頁當前不可用。網站可能遇到技術問題，或者您需要調整瀏覽器設置。」

這些公告不約而同地傳播了一個相同的資訊：在中國政府自己感到敏感的時期，中國的網站會主動配合政府加強網路上的言論管制。

3. 外國門戶網站的「入鄉隨俗」：對強權的服從

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一些外國設在中國的門戶網站也實行「自律」。對此德國的《南德意志報》有如下報導：

「在與中國政府合作方面，YAHOO可算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指責美國雅虎互聯網公司與中國有關政府部門達成協定，協助中國當局對互聯網網頁進行檢查。據說，雅虎同意，在向中國播發的網頁上，不刊登危及中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內容。『世界人權觀察』說，雅虎此舉背離了資訊自由的原則。……如果世界聞名的互聯網雅虎網站確實承諾在中國進行自我檢查的話，那麼這無疑是一大醜聞。一個互聯網網站因為外國媒體的內容不為中國領導人接受，就不把這些內容收入自己的版面，那就等於屈服於侵犯人權的勢力。」¹¹

互聯網早已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自由了。Ethan Gutmann，一位在中國互聯網公司工作過數年的電腦工程師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誰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揭露中國是如何實行網路管制的。例如，Yahoo在中國所有的聊天室和論壇都有一個「大媽」，即檢查員隊伍的負責人，他們隨時刪除「政治上不正確」的評論，還採用各種其他方式阻止自由討論。如果在網上討論中某人敲入「在中國，我們應該有全國性的多黨競選！！」沒人會回覆這一評論。為什麼呢？這句話被Yahoo的「大媽」攔截了，「大媽」會阻止它的傳輸，然後極其謹慎地發出一封「友好」的電子郵件，建議你「冷卻」你的言辭——一種E時代的尊重自尊的審查制度。

在中國的 Yahoo 中搜尋片語「臺灣獨立」不會有任何結果，因為這個 Yahoo 禁止對一些關鍵字的查詢，例如「法輪功」和「中國民主」。更有趣的是，如果在中國的 Yahoo 搜尋「大參考」（一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設在美國的網站）的網址，你得到的唯一結果是連結上一個中國政府批判「大參考」的網頁。Yahoo 怎麼會制定了這些政策呢？曾在中國 Yahoo 工作的一位人士是這樣解釋的：「這是一項預警措施。國家資訊部負責監管和落實，我們服從。這種遊戲將確保他們不抱怨。」出於同樣的邏輯，當 Yahoo 拒絕美國之音（VOA）購買廣告空間的要求時，中國 Yahoo 的解釋是，他們只不過是「幫助」互聯網在中國「順暢地工作」。這位前 Yahoo 代表這樣為這種審查制度辯護：「我們不是內容生產者，而是一個媒介，一個有選擇性的媒介。」毫無疑問，中國 Yahoo 是一個重要的媒介，但中國政府正利用它從事反對臺灣、西藏和美國的政治運動。Yahoo 在中國對客戶的最大承諾本來應該是提供自由的互聯網服務，Yahoo 的代表為自己辯解說：「你得調整。限制如潮水一樣，這只是個臨時問題。這是正常的。」¹²

「記者無疆界」組織發現，對互聯網制定了限制性規定的國家有 45 個。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外衣下，這些國家網站上的一些內容被刪除、網頁被封閉、網咖（Internet Cafe）被取締。不過，像中國的雅虎這樣作出自我保證，則意味著一種更嚴厲更廣泛的網路管制。自我檢查是向非正義的作為屈膝投降，向著扼殺互聯網資訊自由又邁進了一步¹³。

在中國政府的巨大壓力下，中國網站的「自律」不斷加強。據中國媒體報導，中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簽署了一項旨在打擊「網上犯罪」、防止「有害資訊」和「不健康競

爭」傳播的《自律公約》。中國官方新華社報導說，政府還準備禁止網路服務提供商傳播損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或「違反法律的材料」。這些報導引述「中國互聯網協會」負責人的話說，從2002年3月16日開始，中國的互聯網服務業執行這個《自律公約》，中國各地的主要網路提供商都已經簽了字；僅僅在天津市一地，就有22家網路提供商已經簽字加入了這《自律公約》，貴州、福建、遼寧和湖北等地的主要網路服務提供商也加入了《自律公約》。2003年6月，北京的一個網咖發生了火災，中國政府乘機以保障用戶安全為名，取締了許多網咖，並進一步加強了對互聯網上資訊的監控¹⁴。2003年，中國政府宣布將用3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選擇10家規模較大的文化和電信企業籌建全國性連鎖經營網咖，同時規定每個省選擇1~3家具有這方面實力的文化和電信企業，實行本省連鎖，這樣就能夠用不到100家的連鎖網咖把全國11萬多家網咖組織起來，實行「規範化」經營¹⁵。官方說的所謂「規範化」經營其實只是個藉口，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控制網路自由。

許多外國人不瞭解中國人為何會乖乖地「自我約束」，也不理解香港媒體自1997年以後經常使用的「自律」是什麼意思。其實，這樣的反應是中共多年發動清理「政治思想」的運動形成的條件反射。如果不是在中共的專制體制下生活過，然後再接觸西方文化而有所反省，幾乎很難理解這些人的思想被逐漸「馴化」的過程。在中國，每當許多網頁因出現一些政府忌諱的話題而被懲罰或被關閉，網站及網友所指責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那些發表了自由言論的人¹⁶。這當然是犬儒主義心態（cynicism）起作用，因為批評政府會遭到打擊，而批評弱者永遠是安全的。

四、中共政府的國家「駭客 (hiker) 行為」

這種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1. 設立世界上最龐大的「防火牆」

自從1994年中國首次與全球互聯網聯通以來，中國當局不斷試圖控制中國的互聯網與國外的連結。初期中國政府的互聯網保安策略是嚴格限制國際性網路的連結。至今國際間與中國的5個主要網路系統之連結，仍然必須經過官方的控制的代理伺服器，過濾和監視網路通信是這種控制的主要目的。國際社會因此將中國政府為互聯網設置的監視和過濾系統稱為「巨大的防火牆」。

中國政府在門戶網站設置網路篩檢程式，目的是過濾被視為「非法字符」的所謂「敏感」字詞。在中國政府的「非法字符」清單上，有「民主」、「人權」、「自由」、「64」、「大法」、「弟子」（因為查禁含有「法輪大法」、「大法弟子」的資訊和通信，連帶英文中與「法」的中文拼音相同的「Fa」也被禁）。如果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與一些缺乏敬意的片語合在一起，也在被刪禁之列。由於這種過濾越來越嚴，許多中國人都懂得，如果要順利地發送電子郵件，凡與「敏感」字有關的字全得換成XX。例如，「自由落體」就變成了「XX落體」，「大法官」成了「XX官」，「少林弟子」成「少林XX」。英文的秋天Fall成XXII，1964年成19XX年。後來很多網友在互聯網討論中抱怨，怎麼官方規定了這麼多「非法字符」，網站的論壇管理員為了制止這種討論，竟然將「非法字符」這四個字也列入「敏感」字清單上，用設定的軟體程式過濾含有「非法字符」這四個字的網上通信，將這樣的「非法」通信刪除。

據一份西方的商業期刊《安防世界》估計，中國用於「互聯網安全防衛」的費用近幾年每年都有20%的增長——這裡所談的「互聯網安全防衛」，只是中國政府實行網路控制的代名詞而已，其目的是恐嚇和有系統地監視本國人民，限制人權，阻止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據估計，中國在未來十年內會成為全球第二大安防市場，僅次於美國。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就是國際商界公共安全產品的最大客戶，這個官方機構的主要工作是統一管理指揮全國的保安系統，控制工人、農民的「動亂活動」以及監視政治異己分子與那些對中國政府持批評立場的知識份子等

17。

直到2001年，外國記者才明顯注意到中國的網路管制。這一年的10月17日，各國在上海採訪「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的記者們發現，他們無法從大會新聞中心的電腦上連結一些中國境外媒體的網頁。一位美國之音的記者抱怨說，他在會議新聞中心連美國之音的主頁都進不去。「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中方主辦機構的發言人章啟月（也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剛剛宣布將召開一個關於互聯網和區域新經濟的記者招待會，就有記者請她解釋為什麼新聞中心要遮蔽一些網站？據BBC報導，記者們說，他們在新聞中心無法訪問一些臺灣媒體和外國媒體的主頁，例如美國之音(VOA)、《英國廣播公司》(BBC)、《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章啟月先是回答說「對此無法置評」，然後又說「也許互聯網資料交換出了問題，我不知道」，引來記者們的一陣嘲笑聲。最後章啟月辯稱，政府利用「防火牆」管制互聯網是很正常的做法。她說，互聯網有很多好處，但是也有不利的影響。因為擔心民眾思想會受自

由傳播的資訊影響，中國大陸政府遮蔽了許多境外網站，並且對國內網頁內容進行監控¹⁸。

2. 整肅國內網站

自從中國開始使用互聯網以來，政府關閉網站之舉從未停止過。2001年6月以後，中共以「慶祝建黨80周年需要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為由，「整頓」網路媒體的活動進入了高潮。據新華社引述「國家經貿委員會」主任李榮融的話說，在這次關閉網站的浪潮中，當局檢查了45,000家網咖，其中12,000家網咖被暫停營業，3,300多家網咖被永久關閉¹⁹。

這裡只列舉幾個在中國被迫關閉的著名網站：

思想的境界：該網站由南京大學政治學系一位青年教師李永剛創辦，主要討論學術思想與一些熱門的學術話題，很受知識份子的歡迎。該站於2000年10月14日宣布關閉。最耐人尋味的是李永剛發表的關閉網站聲明，該聲明稱：「關站與政府或政治無關，事件的性質是個人關站而不是被封。迄今為止，從未有政府任何部門或有關人士要封殺本站，這是一個完全個人化的決定。」、「部分海外網路媒體對這一私人事件進行了太多泛政治化的猜測和聯想，部分中文論壇上流傳的消息也是基本失實的。」²⁰ 這些話讀起來讓人感覺很奇怪。事實上，李永剛受到了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極大的壓力，他的網站先後被迫暫時封閉數次，引起了海外讀者的注意，他們紛紛表示對李永剛的支援，海外媒體對此也有報導。結果，這些支持和報導恰好促使南京市國家安全局下決心徹底關閉這個網站，而且為了封堵國際輿論，還強迫李永剛發表有上述內容的聲明。中國當局強制關閉受歡迎的學術網站之後，還要逼迫網站主持人謊稱

是他自己「願意」關閉，以維護中國當局的「開明形象」，這種做法其實與政治流氓沒有什麼差別。

《南方周末》「周末論壇」：自2001年5月《南方周末》被當局整肅以來，該報所辦的「周末論壇」出現許多批評當局有關做法的言論，6月18日，該論壇突然被關閉。

西祠胡同：這是中國最受歡迎的BBS論壇，結果因此引起了當局的注意，這個網站先是於2001年6月上旬宣布「暫停運作一周」，接著該論壇的「民主與人權」也突然宣告關閉。此後這兩個網站再也沒有重新開放。

索易網「熱門話題」：該電子新聞雜誌自1997年11月27日創刊，擁有23.5萬戶電郵訂戶，頗受歡迎。在發行了800多期後，於2001年6月18日宣布停刊。該電子雜誌的一名編輯在接受讀者查詢時，暗示是受到了當局的壓力²¹。在「為了明天會更好——寫在索易『熱門話題』告別之時」這篇告別辭中，編輯實在忍不住心中的憤懣，認為該網站「諸多言談，乃吐之而後快的在喉之鯁罷了」，「鶯歌燕舞之側，講一點逆耳忠言，發一點無關痛癢的牢騷，還非得躲在這個角落，『熱門話題』到今天，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中國政府竟然連「大家躲在角落裡發點無關痛癢的牢騷」都懸為厲禁，可見中國今天文網之周密。

被政府當局關閉的還有「不寐論壇」與「天涯縱橫」等許多網站。有些被關閉的網站發表了聲明，但更多的卻只能在被查封後保持沉默。發表聲明的少數網站中，有人比較激憤，另外一些人則不得不說得十分含蓄，將關站解釋成「個人意願」。如果說傳統紙質平面媒體遭受政治打擊只有新聞從業人員才清楚，那麼對互聯網和網站的封鎖則將中共政府嚴厲控制傳媒的醜惡行徑公開化了。

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封鎖與反封鎖的鬥爭非常激烈，儘管中國政府不斷封網，但還是有不少人陸續開辦各種網站，討論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前景。有人曾做了一個統計，中國大陸曾出現過數十家傳播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為主的網站，其中較有影響的如秋風的「思想評論」、楊支柱的「學而思」、任不寐的「不寐之夜」、溫克堅等人的「春蕾行動」、王怡等人的「憲政論衡」、北冥、溫克堅等人的「自由聯邦」、長風的「北國之春」、野渡橫舟、黃奴等人的「民主與自由」、小喬、查克等人的「自由中國」、小喬的「啟蒙運動」、張青帝的「大地網」等。2003年10月之前，政府關閉他們之後這些網站有時又找到機會重新開設，有的網站曾先後被關閉將近30次，例如「不寐之夜」和「民主與自由」。但是，2003年10月以後，這些網站幾乎全部被當局永久性封閉，再也沒有可能重新開放。一些網站為了爭取言論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民主與自由」這家網站已經有5名「論壇主持人」被捕，其中包括筆名為「不銹鋼老鼠」的北京師範大學20歲的女學生劉荻。此外，還有一位被工作單位開除，另一位遭到公安局的搜查並被沒收電腦等設備、資料，其他兩位遭到警方傳訊²²。

3. 封殺國際網站

江澤民的兒子、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綿恆曾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中表示：「中國必須建設一個與國際互聯網分離的國家網路」，這一夢想在如今的中國已經實現了。

據哈佛大學法學院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Society）介紹，該中心研究人員曾測試從中國訪問世界各國的204,012個網站的可能性，結果發現在這些網站中，至少

有50,000多個網站從中國的某一地點或某一時刻無法訪問；然後他們再次嘗試從中國大陸的另一個地方訪問這50,000多個網站，但仍然無法登入其中18,931個網站。該所研究員本·埃德爾蒙（Ben Adelman）對美國之音（VOA）的記者發表談話時說：「很可能因特網上有十分之一的內容目前或最近被中國當局濾除。但具體比例無法確定。」這份最新報告所研究的範圍比以前許多類似的調查更為廣泛。該報告說：「我們發現，除了明顯的色情網站之外，中國確實還阻斷相當多的網站內容。」「譬如，我們發現，成千上萬個提供新聞、健康、教育以及娛樂消息的網站，以及臺灣的3,284個網站，都遭到封鎖。」

被封鎖的網站主要包括以下類別：

人權或中國異議人士的網站：例如「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以及數十個「法輪功」的網站。

新聞網站：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網完全無法登入；美國有線電視網路CNN和《時代》（Times）雜誌有時無法登入；美國的公共廣播系統（PBS）、《邁阿密前鋒報》（The Miami Herald）以及《費城問訊報》（Philadelphia Inquiry）的網站，也經常被阻斷；被中國當局封鎖的外國新聞網站還包括美國廣播公司（ABC）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ALTA VISTA搜尋引擎，以及美國一些大學的網站。

衛生健康類：包括「愛滋病護理基金會」（Aids Healthcare Foundation）和「互聯網精神健康」（Internet Mental Health）的網站。

臺灣和西藏的網站。

宗教網站：例如「無神論網路」（Atheist Network）和「天主

教民權聯盟」(Catholic Civil Rights League)，還有「亞裔美國人浸信教會」，「風水」等網站。

著名的 Google 搜尋引擎排列的世界最受歡迎的前 100 家新聞網站中，有 42 個網站被中國政府封鎖。專家們還指出，中國當局的封鎖名單不斷更新，某些不常遭到封鎖的網站，可能由於涉及敏感內容而遭短期封鎖。

負責這項研究的學者認為，中國當局在過濾和封鎖網站方面的技術明顯比以前進步了，他們使用至少四種監測方法。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試圖以控制互聯網擴展的方式控制資訊的流通，但這個政府同時又希望獲取互聯網流行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因此，中國當局積極拓展監控互聯網的方法，包括鼓勵國民多使用公共網咖而少用私人電話線路上網，以便控制網民瀏覽的網站²³。

最讓國際社會感到驚訝的事件是 2002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中國政府封鎖網路搜尋引擎 Google。Google 是兩個美國學生創辦的搜尋引擎網站，有多種語言頁面，包括簡體中文，經過幾年的發展，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全球訪問量最大的搜尋引擎網站，中國大陸許多上網者也成為 Google 的用戶。這類搜尋引擎網站並非傳播媒體，不表達自己的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立場觀點，其業務僅僅是提供因特網上的資訊搜尋服務，是中國大陸經濟和社會發展可以借用的工具。中國民眾使用外國的搜尋引擎，是出於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但由於 Google 的強大搜尋功能可以為上網者提供海外因特網的資訊，而這些資訊正好被中國政府視為「政治上反動」的有害資訊，故此 Google 也成為被封殺的對象。

中國的網站網易 (www.163.com) 上出現過一篇未標明作者及其身分的文章，傳遞了一條訊息：提供中文資訊檢索的互聯網服

務商必須對資訊過濾才可能通過中國官方的檢查。現將這段話摘錄如下：「使用 Google 搜尋服務的中文 Yahoo 公司在其搜索頁面中首次添加了一條免責聲明，此聲明是針對由提供商 Google 公司提供資訊檢索結果而制定的，可見中文 Yahoo 已經意識到，在國內繼續經營相關服務，就必須要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考慮，Yahoo 中國這樣做難道就可以逃脫相關的責任麼？……不論是在中國，在國外有眾多國家也對類似情況進行了嚴格的監管和監控。」²⁴

這篇文章的重點在於闡釋提供搜尋引擎的商家應該「自律」，中國控制 Google 的行為不過是與其他「眾多國家」一樣，對不良資訊進行嚴格的監管和監控而已。但事實上使用中國網路的人都知道，中國政府雖然將政治與色情並列為「檢控對象」，其實只控制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資訊，控制色情資訊只是中國政府拉來作掩護的藉口而已。將色情資訊與政治資訊放在一起查禁，還可以讓民眾因聯想而產生對政治資訊的不良印象。因此，Google 這類網站因其強大的搜尋功能，在中國這個對傳媒嚴格控制的國度裡，時常面臨被封的命運²⁵，在 Google 的 Keywords、Cache、Spider 等程式服務中，Google 中文網站受到一套相當完善的技術限制²⁶。為了在中國開展業務，Google 後來選擇了一條與中國政府合作的道路，配合中國政府過濾一些中國政府不歡迎的網頁與內容。這一配合中國政府控制言論的選擇，使它後來與雅虎、思科、微軟一起備受國際人權組織抨擊²⁷。

4. 設置網上輿論引導員

中國政府大概是世界上少見的幾個一直為國民的思想狀況操心

的政權。自從有了互聯網之後，這一操心又多了一項內容：除設網警管制網路之外，還專門設置輿論引導員引導網上輿論。

這種輿論引導員又稱「網評員」。這本並非什麼光彩事情，但中國政府對打壓輿論習以為常，在國內那種用權力操控輿論的環境中，官員們太多都視政府下達的政治任務為「光彩」事業，也未覺得有什麼好隱瞞的。江蘇省宿遷市委宣傳部正因為如此看待此事，才在不經意之間將公開招聘網路輿論引導員的事情公之於媒體，至此，人們終於明白，所謂疑雲重重的「網特」並非虛構，而是真實存在。

《南方周末》2005年5月19日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為「宿遷：引導網路輿論實踐」，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中國政府名之為「新聞宣傳隊伍」的組建情況。這支「新聞宣傳隊伍」的26名網上評論員，分別來自宿遷市委宣傳部、宿遷市各區縣宣傳部門和市直屬大機關，而市直屬大機關的人選，基本上為機關新聞科長或新聞發言人。這些網上評論員由內部推薦，宣傳部篩選聘用，而非此前某媒體所報導的向社會公開招聘。今年年初，根據宿遷市委宣傳部的要求，市宣傳系統和直屬機關共推薦了60餘名人選，這26名人員係從中選出來的。選拔標準是「懂政策，有理論，政治可靠，業務精通，熟悉網路。」

而此前4月29日新華網上一條消息卻被讀者無意間漏掉了，那條消息很簡單地介紹中共江蘇省宿遷市委宣傳部招聘網路輿論引導員的作法，並稱「江蘇省的南京，無錫和蘇州等城市，也已經或者正在組建這種地下的網路評論員隊伍。另外，江西和福建等省，也正在進行類似的工作。」該條新聞還說，中紀委監察部去年底對來自全國的127名網路評論員完成了培訓，並專門組建網路宣傳工

作領導小組，名為「反腐倡廉網路宣傳工作領導小組」，並且和中宣部，中央外宣辦，以及人民網，新華網等組成了網路宣傳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統一管理和調控網路新聞和輿論²⁸。這個小組的名義固然是反腐倡廉，但實際上卻以控制網上輿論為職責。

五、透過網路監控抓捕「異議人士」

為加強對上網人員的控制，中國政府實行在網咖上網用IC卡認證用戶身份的制度。據報導，江西省最早實行這一制度，該省網吧的電腦都連著一個IC卡閱讀器；當用戶要上網時，需要把其IC卡插入，IC卡的資訊送到省國安部門的電腦認證後，由國安部門控制的互聯網網路管理為這個用戶開通一個IP通道，用戶才可以訪問互聯網。從2001年9月1日以後，江西省公安部門規定，全省網咖不准接待無「江西省網咖實名上網卡」的人員上網。透過這一手段，中國政府不僅可以監控上網人員的言論，而且可以隨時識別網上發言者的真實身分²⁹。到2003年上半年，中國全國基本上已經實行用身分證登記才能上網的制度，任何人只要在網咖一上網，網警就能夠及時追蹤監控上網者的所有資訊，並對政府認定的任何所謂「違法行為」（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只是批評政府的言論）進行重罰。

這種處罰其實在建立上網登記制度之前就開始了，早在2001年1月，新華社就宣布，任何人士利用電腦網路或其他方法參與「間諜活動」，如「盜竊、揭露、購買或者公開國家機密」，都有可能被判死刑或是監禁十年至無期徒刑。

因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被抓的人有下列人士：

1998年3月3日，軟體企業家林海因「煽動他人顛覆國家」罪被判入獄兩年。他的「罪行」是提供了3萬個中國的電子郵件地址給《大參考》等海外異議人士辦的刊物，這些刊物向這批電郵地址發送了一些新聞和異議人士的文章。林海於1999年9月在非常保密的情況下獲得假釋，他避免談及他個人的處境，使人聯想到當局提前釋放他的條件是要他保持沉默。林海自稱是「首名中國互聯網路囚犯」。

2000年6月3日，四川《天網》(www.6-4tianwang.com)的創辦人黃琦被逮捕並被控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當局指控黃琦的「犯罪事實」是：《天網》有一個論壇，而網站伺服器設置於美國；該網站上發表了一封「六四事件」中被殺害學生母親的聯名公開信，呼喚再次復興1989年的民主運動。黃琦的電腦以及在他辦公室和家中的所有文件均被沒收。

2000年8月，警察查問了蔣世華，他是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一名電腦教授。蔣世華被控「煽動他人顛覆政府罪」。他曾在位於南充市的網咖「矽谷網際網路咖啡」發表文章批評當局，並在一個互聯網新聞組發表了支援民主的文章。

綦彥臣是網上刊物《參照》的編輯，2000年9月被控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與「在互聯網上發布反政府消息」，判入獄四年。公安局指控他用筆名在香港《開放》月刊和美國的《大參考》寫文章。他曾出版了《中國的崩潰》一書的摘錄，書中提倡政治改革。警察沒收了她的電腦、傳真機和筆記。

2000年5月13日，中國政府命令《財經消息》網站關閉二個星期，並且命令網站負責人繳罰金15,000人民幣，因為該刊物曾發表一篇有關一名官員腐敗的文章，於是被中國政府指為「散播損

害政府形象的謠言」。

2000年8月3日，國家安全部官員將 www.xinwenming.com 切斷並取締，理由是該網站散播「反革命消息」並吸引了「大批中國異見社群」。警察對負責這個網站的5名異議人士發出通緝令，在全國範圍內追捕他們。創建於2000年4月29日的 www.xinwenming.com，是第一個公開呼籲「國家和諧和民主」的中國國內網站³⁰。

2002年8月25日，中國的民間關心愛滋病團體「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協調人萬延海因在網上發送了一份河南省衛生廳呈報河南省委的題為「關於全省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彙報」的報告，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捕，拘捕時間長達27天³¹。

2002年以來，中國人對中共「十六大」充滿幻想，並希望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中國政府的回應是加緊對互聯網的管制，並透過網路監控技術抓捕更多的「異議人士」。其實，中國政府眼中的「異議人士」，未必真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其中許多人只不過是在網上發表了一些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2002年11月7日（中共十六大召開前一天），中國政府抓捕了一位網名叫做「不銹鋼老鼠」的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四年級學生劉荻，從而引發了一場網上簽名聲援劉荻的活動³²。互聯網網刊「民主與自由」的版主李毅斌，由於經常以「陽春」和「陽春白雪」的筆名發表各種探討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文章，也於2002年11月中旬與劉荻同時被捕³³，與他們同案的還有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吳一然。

根據劉荻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說，劉荻可能與一位來自東北、在網站上聊天認識的「工運人士」吃過飯，因此被警方抓

走的。平時劉荻只是一個愛讀書、愛思考、愛寫作的年輕女孩而已，她喜歡把自己的思想寫出來，與任何感興趣的人分享，並未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北京警方拘留劉荻30天後，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正式宣布將這名女大學生逮捕。在國際社會持續一年多的呼籲援救下，2003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二檢察院正式通知劉荻、吳一然及李毅斌，根據刑事訴訟法142條第2款，因他們罪行輕微而不予起訴³⁴。吳一然對此判決表示不服，認為他們根本沒有罪。

但另外一些被捕者卻沒有劉荻幸運。2005年中國記者師濤被當局以洩漏國家機密判刑十年，而為中國警方提供師濤「犯罪紀錄」的，就是雅虎公司。而據記者無疆界披露，雅虎與中國警方這類合作已經不是第一次，此前雅虎亦曾向中國官方提供有關四川省達州市前任財政局官員李智的上網紀錄，導致李智於2003年12月遭當局以顛覆罪起訴，判刑8年³⁵。

在中國，即使是未成年人在網上發表言論，也未能逃脫網警的抓捕。2003年7月，河南一位15歲的王姓少年在網上發表貼文，列舉了50條「某組織」或「某些人」的行為不如妓女。該貼文確實反映了中國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腐敗統治發自內心的痛恨，這裡摘錄他寫的一段話：

「妓女憑信用贏得顧客，而不像有些人靠謊言維持權力；妓女的價目表是真的，而許多制定的法律是廢紙；妓女不立牌坊鈎自己宣傳，而不像有些人控制媒體是鈎自己抹粉；妓女多掙錢要靠取悅顧客，不像有些人掌大權靠欺壓老百姓；妓女知道自己壽命有限，而有的組織覺得自己萬歲萬萬歲；妓女允許別人反對她，而有的組織對反對者予以逮捕；妓女會自願洗手從良，而有的組織卻永遠不會自己認錯下臺；妓女不敢代表他人利益，不像有些組織聲稱代表

所有人的利益；妓女你不喜歡可以躲開，不像有些組織你不喜歡也躲不開；……」該文貼到網站上後立即被網警刪除，該少年很快被網警逮捕³⁶。

這個名單正在延長。據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的統計，截至2003年10月份，因為在網上寫文章或者傳遞資訊而遭到拘留或關押的中國記者和異見人士至少有69人，他們大多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洩漏國家機密」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判刑。這些逮捕和重判的目的就是要阻嚇其他在網上撰文的異見人士³⁷。此後因為在互聯網上發表觀點和看法而被關押或判刑的又有杜導斌、師濤、羅永忠、張林、鄭貽春、許萬平、李志等人³⁸。

只要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還存在下去，每一個愛好自由的中國人都可能會成為這個制度吞噬的對象。

六、中國貢獻給世界的黑色幽默： 我們沒有網路警察這個警種

2006年2月1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舉行題為「中國的網際網路：自由或壓迫的工具」的聽證會，傳召微軟、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網路巨擘，對它們幫助中國政府過濾資訊進行嚴苛的質詢。而就在半個月前的2月1日，這四大公司曾經倨傲地拒絕眾議院的傳召，從而引起美國朝野憤怒，招來洶湧如潮的指責³⁹。

針對美國朝野批評雅虎等互聯網公司向中國政府屈服一事，中國政府作出回應。面對龐大的金盾工程與數十位網上言論者被捕這

些鐵的事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路局副局長劉正榮居然面不改色地「澄清」說，中國對互聯網的管理完全參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絕沒有人僅僅因為在網上發表了某些言論而被捕。」他還堂而皇之地宣稱，「我們沒有網路警察這個警種。」⁴⁰

劉正榮是在2月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這番談話。劉再次使用中國政府慣用的魚目混珠的手法，硬將自己與民主國家拉扯到一起，堅稱中國對互聯網的管理有法可依，與美國及歐盟國家的互聯網管理立法及具體措施基本相同。他還聲稱自己研究過美國的《愛國者法》，該法對美國的執法部門如何獲取公民的個人訊息和通信行為做了具體的規定。劉還強調，任何國家的警察和執法機關對網上的違法行為視若無睹的話，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奉勸美國不要採取「雙重標準」。

這番話混淆了事實：美國《愛國者法》針對的是少數人的恐怖主義活動，其中並無對言論出版實行管制的規定。而中國網路管制針對的卻是公眾的思想與言論自由。此中差別，稍有頭腦的人就能夠分辨出來。可惜的是，劉正榮這番談話卻能夠在資訊相對封閉，且長期受到中共醜化美國民主政治教育的中國人當中發生了一些作用。

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習慣用來做擋箭牌的「法律」，完全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中國法律從來是統治者為了管束人民，這些法律從來只強調統治者管束人民的權力（Power），而漠視人民的權利（Rights）。中國用來管理互聯網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就是這類惡法。中國政府不僅用這種惡法管束人民，還用它來逼迫外國公司就範。

劉正榮這種回應表明中國政府的厚顏無恥遠遠超過了人們想

像。網路警察在中國之存在無可懷疑，筆者使用中國國內的搜尋引擎百度，在搜尋項中僅敲入「網路警察」四個字，用時0.001秒得到的搜尋結果就高達15,200頁，僅在百度首頁上就搜到幾個網站，如：鄭州網路警察網站 www.zz-police.com、蘇州網路警察網站 suzhou.cyberpolice.cn、河池網路警察 www.hcnetpolice.org，新鄉網路警察 police.j666.com，漯河市網路警察網 www.lhwljc.com，三門峽網路警察 wljc.smx.com.cn，其中河池市公安局成立了網監科，漯河市有網路警察支隊，濮陽市公安局也下設網路警察支隊，只有蘇州則編制於刑警隊。其餘如北京、成都、深圳、武漢、廣西等地均有網路警察，且都設立了網站。最有意思的是網上還有《網路警察實務全書》銷售廣告，該書2003年4月由金版電子公司出版。該書第一章的標題就是「網路警察——中國最年輕的警種」——等於完全否定了劉正榮對全世界公開的撒謊。

金版電子公司為何種公司，筆者無從得知，但在網警嚴密監察之下，這本書可以公然出售，自然不是「非法出版物」。

為了讓讀者明白劉副局長撒謊本領實堪追伊拉克海珊的新聞部長，不妨多提供點資訊：該書廣告網址為 www.bookhd.com，售價798元。共分三篇，第一篇共兩章，介紹中國網路警察的產生、網路警察的職責、網路警察的組建、網路警察的招募、網路警察的機構設置；第二篇共兩章，介紹網路警察網上抓逃與破案、電腦網路犯罪的類型、常見黑客犯罪手法與抓逃；第三篇共四章，介紹網路警察網路監管、測試、偵聽等技能。從其內容來看，完全是一本網路警察業務指導實務書籍。如此高昂的售價（相當於中國目前就業市場不景氣狀態下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自然也是銷給公

款購書者。

劉正榮官拜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路局副局長，肯定知道中國有網警這支新警種存在。他這次當著全世界撒謊肯定是奉命而行，並非個人行為。聯想到2003年SARS流行時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撒謊之事，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政府已經墮落到毫無道德底線。這一結論讓我們這些天天在盼著中國政府改良以避免革命的人無話可說。

當年毛澤東時代控制言論，是大張旗鼓地明著幹。毛用紅色恐怖讓所有的人閉嘴後，還要堂而皇之地宣稱：「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秦始皇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卻坑了46,000個……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正所謂創立朝代者，雖是流氓卻尚有幾分王霸之氣。而現在處於末世亂象紛擾中的中國政府，完全已經墮落為街頭小混混，又要幹壞事，又不願意承擔責任，完全成了京劇裡的「二醜」一角，只睜著眼睛撒謊，千方百計愚弄人民，欺瞞國際社會。

¹ *The Weekly Standard*, 02/25/2002, Volume 007, Issue 23.

² 資料來源：《2002年中國互聯網路資訊資源數量調查》，中國國務院資訊化工作辦公室發布。新華網2003年7月10日；「我國網民數量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新華網2003年3月25日。

³ 「CNNIC發布第十七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6/01/17/3508.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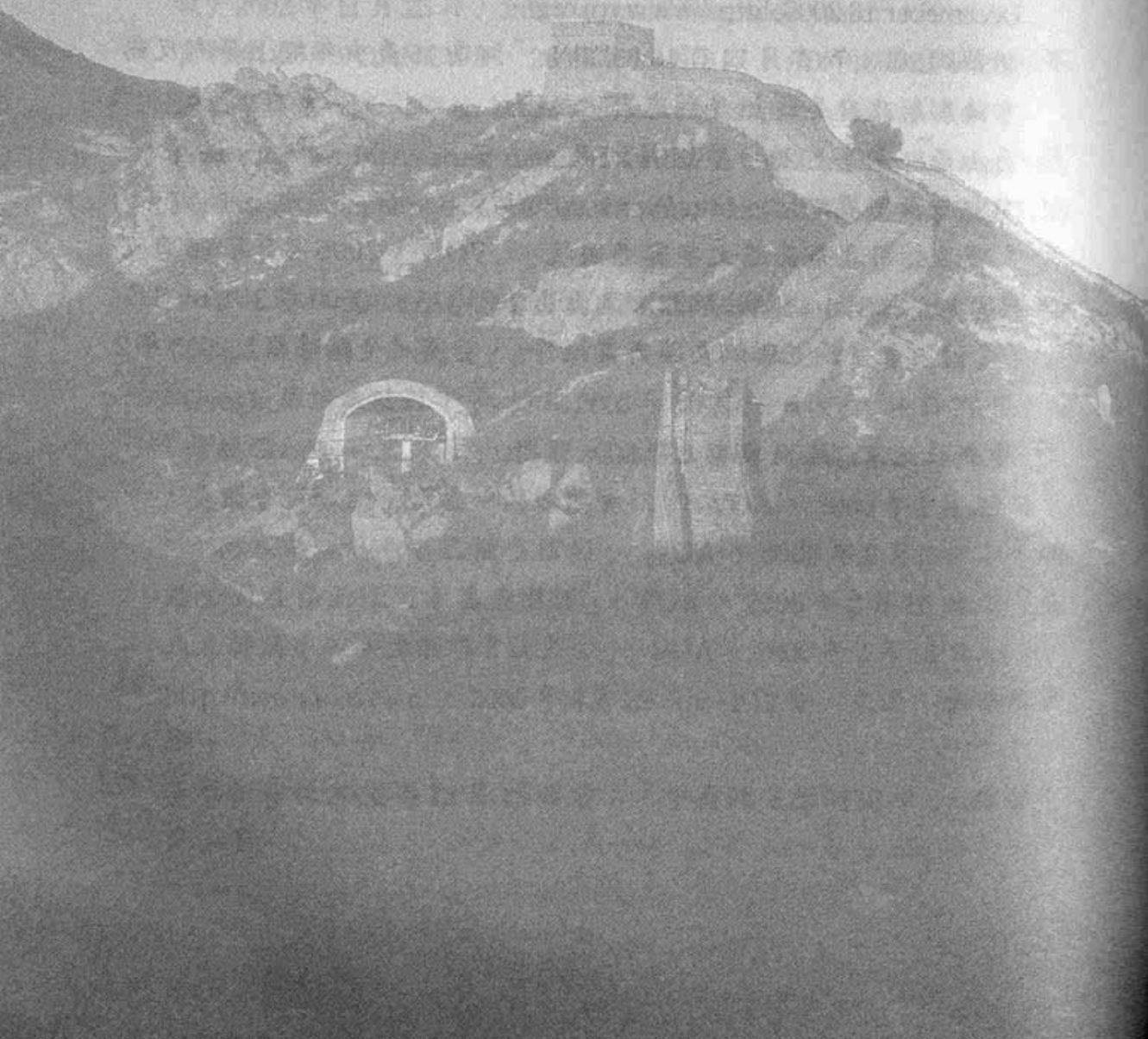
- 4 參見陳虹、周慶安：「互聯網：我們與世界同步」，載《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4期，第27頁。
- 5 參見王錫松《中國網路媒體走向何方》，<http://www.media-china.com/zynr/mtzt/wl sd/zxhf.htm>。
- 「網路霸權：你為刀俎，我為魚肉」，載於世紀中國・世紀沙龍，發貼時間：2003年2月24日。
- 6 「網路霸權：你為刀俎，我為魚肉」，載於世紀中國・世紀沙龍，發貼時間：2003年2月24日。
- 7 此為深圳市安全局採取的措施。據筆者所知，其他省市了相繼實行了這一規定。
- 8 1996年3月14日新聞出版署令第6號發布，《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定》。
- 9 新聞出版總署、資訊產業部令(第17號)，《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 10 來源：北大三角地 bbs.beida-online.com. [FROM: 162.105.*.*]。下載日期：2002-07-02 18:40:46。
- 11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 12 Ethan Gutmann: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Without U.S. assistance, it will remain a tool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not a force for democracy, The Weekly Standard, 02/25/2002, Volume 007, Issue 23,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00/922dgmtd.asp>.
- 13 <http://fangyingkan.yeah.net>，代理伺服器技術與中國政治宗教自由論壇。來源：北大三角地 bbs.beida-online.com. [FROM: 202.108.*.*]。
- 14 BBC，2002年7月5日：「報稱中國網路回應」、「自律」。
- 15 新華社北京2003年10月25日電。

- 16 世紀沙龍2001年8月一個貼子：「天涯縱橫暫時關閉的聲明」。
- 17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 18 BBCNEWS，2001年10月17日。
- 19 BBCNEWS2002年12月27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04:09，北京時間12:09）報導：「中國關閉三千多家網咖」。
- 20 李永剛於2000年10月14日晚發表於「思想的境界」上關閉網站聲明。
- 21 香港民主之聲：香港專題討論2001年6月「內地封殺網上論壇」。
- 22 北冥：「中國大陸思想網站的作為及其所面臨的困境」，源自《議報》2003年11月25日，<http://www.chinaeweekly.com>
- 23 資料來源：VOANEWS，2002年12月3日，法新社華盛頓2002年12月3日電。本文網址：<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
A story with interesting detail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ednesday, September 4, 2002, Probe into blocked Net sites, ANH-THU PHAN.
- 24 多維新聞社2002年9月1日轉載《網易快報》文章。網易快報/Google被中國「冷處理」？
- 25 「Google居然又被封了」，博訊2003年10月20日。
- 26 「封殺Google的黑內幕」，博訊2003年2月08日消息。
- 27 「美國會傳古狗解釋在中國過濾資訊」，VOA，2006年1月29日；「古狗在中國偏離自己價值信條」，VOA，2006年2月2日；「網路公司在華面臨文字審查困境」，VOA，2006年2月16日；「美成立特別小組關注網路言論自由」，VOA，2006年2月16日。
- 28 <http://news.tom.com>，2005年4月29日8時12分，來源：新華報業網。
- 29 多維新聞社2002年12月15日電：「中共的互聯網IC卡」，作者：少不丁。

- 30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 31 此資料來源於萬延海本人釋放後於2002年9月22日所寫的信件，信件由作者本人在網上發表，流傳甚廣。
- 32 VOA News，2002年12月6日：「不銹鋼老鼠」——北京師大學生劉荻網上議政被捕。
- 33 《大紀元時報》2001年12月21～27日第5版：「中國資訊流通管制更趨嚴密」。
- 34 自由亞洲電臺2003年12月25日消息。
- 35 China, Cuba, two African nations are top jailers of journalists, Decemeber 13,2005, <http://www.cpj.org/>.
- 36 新華網2003年07月14日10:35:36：「河南15歲少年網上發布反動言論影射政府是妓女受到處罰」。
- 37 自由亞洲電臺，2003年11月25日。
- 38 見記者無國界網站，<http://www.cpj.org/>。
- 39 「網路公司在華面臨文字審查困境」，VOA，2006年2月16日；
「美成立特別小組關注網路言論自由」，VOA，2006年2月16日；
「美國國會質詢互聯網在華商業操作」，英國《金融時報》2006年2月17日。
- 40 中新社北京2月14日電。

第十二章

「老大哥」在看著你



毛澤東懂得怎麼樣放長線釣大魚，而現在的中國當權者倡導的所謂網路自由也是這種打算，其實他們就是要讓反對者因為在互聯網上活動而曝光。另外一方面，則是藉由這種網路大鳴大放的假象，吸引大量的西方投資。美國現有的監控、加密、防火牆及病毒技術，已經都轉移給了中國的合作夥伴，中國人有一天說不定會把這些技術的矛頭轉向對付美國百無禁忌完全開放的網路。我們出錢出力將一匹自以為將發揮「木馬屠城記」效用的「特洛伊木馬」推進了中國，卻忘了在木馬上開個閘門。

——伊桑·葛德曼《誰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

(Ethan Gutmann: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¹

喬

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說《1984》，以蘇聯為藍本描寫了一個遍布密探與監視系統的國家，所有人全處在「老大哥」（Big Brother）的監視下，這個「老大哥」無處不在，人們無論是在戶外還是戶內，是在工作還是休息，都無法逃脫其嚴密的監視。這個國家最可怕之處是動輒以「思想罪」為國民入罪，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遍布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生活在那個國家中，人們不僅沒有言論自由，連自由思想都有可能成為迫害對象，被關入監獄，判處死刑。

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創建一個「老大哥」——「金盾工程」。

在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的中國，政府要對全社會實行無所不至的嚴密控制，依靠現有的技術遠遠不夠，那麼中國政府現在是依靠誰的幫助呢？答案只有一個，是西方國家一些著名的高科技公司。這些公司為了金錢的目的，積極幫助中國政府建設了一個罪惡的監控系統。

2003年9月3日，中國的中央電視臺晚間新聞節目播放了一條消息：「金盾工程」已經啟動，中央政治局委員黃菊接見了該工程的負責人及主要科技專家。

中國官方將這個「金盾工程」解釋為公安局系統使用的資訊系統，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瞭解這是個什麼樣的系統，以及這個系統的啟動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著什麼關係。然而，早在2002年，幾位曾參與其事的外國專家出於良知，在回到美國後專門撰寫過一份報告題為「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揭露了這個監控系統是如何危害中國人的人權與自由的。

一、「老大哥」監控著每一個需要被監視的人

在介紹「金盾工程」之前，筆者想先介紹美國前總統夫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其自傳「活出歷史」中談到的一個細節，那是她1995年到中國參加「世界婦女代表大會」的經歷。這本自傳在中國大陸出版了中文本，但這一細節卻在中譯本裡被改得面目全非。希拉蕊・柯林頓自傳中這段文字的原文如下：

「我發現中國官員消息靈通的程度著實令人吃驚。自從離開夏威夷，我沒有看過一份報紙，我隨口向助手提到如果能夠看到一份《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就好了。演說完畢回到飯店沒幾分鐘，我們聽到敲門聲。《國際先驅論壇報》好像收到暗示自動送上門來。可是我們完全不知道誰聽到我說過要這份報紙，或誰已經把它送來。」

「在赴中國之前，國務院和特勤局已經向我做過介紹，包括情報以及禮節和外交問題。我已經被警告，一言一行都要小心，好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或每一件事都會被錄音監控，尤其在飯店房間裡。不論《國際先驅論壇報》的送達是巧合或是中國政府國內安全嚴密的一個範例，都讓我們覺得有點好笑，而且我們意識到，被監視或被錄音使我們個個都緊張兮兮。」

希拉蕊・柯林頓是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描述這次經歷。在這個黑色幽默背後，是中國極其嚴酷的社會真實狀況。儘管中國號稱正在「改革開放」，但這個國家仍然是一個被軍警特務牢牢控制的警察國家。凡是西方的重要訪客（包括批評過中國政府的外國記者在內），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知識份子，以及任何被視為「政治異己份子」的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嚴密的監控甚至騷擾。中國政府極

其腐敗無能，行政效率低下，且缺乏責任感，但有一個政府部門卻能一直保持高效率運轉，那就是安全部門。這個部門的「消息靈通的程度」令一直享受著美國政府特勤局服務的希拉蕊·柯林頓也「大吃一驚」。

不過，如果希拉蕊·克林頓瞭解了「金盾工程」的龐大高效以後，可能會更加吃驚。因為這個「金盾工程」完全是網路時代最新技術的產物，中國政府為此投下了鉅額資金，在許多外國大公司的合作參與下才完成的。

二、與跨國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術合作

最先對跨國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不光彩的合作披露與指責的人士，都是曾經參與中國互聯網（網際網路）建設的專業人士，這方面有幾份很重要的文獻，一是前面談到過的 Greg Walton 寫的「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另一份是伊桑·葛德曼撰寫的《誰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²。這兩篇文章揭露了跨國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不光彩的交易。

為了爭奪中國市場，許多跨國公司都放棄了自己當初對本國社會的承諾：與中國在經濟交往中成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在眾多公司中，只有「微軟」（Microsoft）公司在2000年冬天曾經拒絕過中國政府的無恥要求：當中國當局下令「微軟」交出它的軟體的基礎原代碼（編譯密碼的鑰匙）作為在中國做生意的代價時，「微軟」選擇了抵制，帶領美國、日本和歐洲商會組成了以北京為基礎的史無前例的聯合。由於害怕在科技上落伍，中國當局最後放棄了他們這一無恥要求。

確實，中國當局對互聯網的欲望給來此架線的高科技公司一些相應的籌碼。然而，更多的籌碼似乎依然在中國政府那邊，因為西方公司為各自的利益在報價上互相殘殺。透過支援國有新華通訊社的分支——中國互聯網公司，「美國在線」(AOL)、「網景」(Netscape Communications)和「升陽」(Sun Microsystems)都幫助中國政府宣傳。為了在競爭中不落敗，加拿大互聯網巨人「Sparkice」炫耀地宣布：在它的網站上，只有中國政府認可的新聞。根據中國新聞報導，北方電訊(Nortel)提供了聲音和閉路照相機識別系統的軟體——公安部已經將這項技術應用於監控系統。「中國電信」正在考慮購買一種叫做iCognito的軟體，它是一家以色列公司開發的稱作「智慧內容確認」的軟體。這種軟體可以在網友上網時進行及時檢查，用來過濾「賭博、購物、找工作、色情、股價查詢或其他非商業資料」，而中國政府購買時的第一個要求必然是：「它能阻止法輪功嗎？」

據「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James Mulvenon透露，美國「網路安全公司」(Network Associates)透過向中國公安部捐贈300個電腦病毒而得以進入中國市場³。「藍德公司」的報告還指出，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不僅利用互聯網灌輸官方政治主張，還利用互聯網自動散布對異議人士的指責，並且用大量垃圾郵件向異議人士的電子郵件地址「灌水」，使之癱瘓，用病毒破壞其他的網站與個人網頁⁴，等等。這些先進技術都是中國政府向外國著名的大公司購買來的。下面這一數據很能說明問題：中國占全球電訊設備市場約25%，據說這一比例還在繼續擴大；但其中有一部分屬於中國政府購買用於建立中國的所謂「安全系統」⁵。

2001年5月中國國家安全部要求中國的互聯網供應商裝設兩

個「黑盒」——專門監視個人與追蹤個人電子郵件內容和活動的裝備。與此同時，政府正與深圳大學的專家合作發明一套「電子郵件過濾系統」，能夠在沒有收件人同意或知情的情況下察覺和刪除「不必要的」電子郵件。公安部更參與建立虛假的代理伺服器，以便監視那些意圖迴避官方防火牆的網友。在引進這些技術時，與中國政府有合作關係的世界電信網路業巨頭，有電訊業巨人「朗訊」(Lucient)、德國的「西門子」(Siemens)、美國的「摩托羅拉」(Motorola)、「CSICO」、加拿大的「貝爾——北方研究實驗室」(BNR)、「SUN MICROSYSTEMS」與「北電網路」(Nortel)等外國公司。中國網路使用的路由器和防火牆大部分是由CSICO供應。供應商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這些技術在中國不是用於「改良人們的工作與生活素質」，而是用來監視、竊聽或聯機監聽電訊，破壞中國人的基本人權。但他們對此裝聾作啞，一些公司還振振有辭地聲稱：「如果我們不與中國做這種生意，其他國家的公司也會做！」⁶

在網路巨頭如此卑躬屈膝、放棄自由理念與人權原則的競爭中，微軟很快就意識到堅持自由民主社會那些「原則」，等於在中國市場上捆住自己的手腳，在競爭中未戰先輸。於是微軟調整策略，轉而採取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態度。而中國政府回報給微軟的則是兩條：一是中國政府承諾，今後中國各級政府將不再使用盜版軟體，只購買微軟的正版軟體；二是給了其更多的業務，其中既有立刻兌現的，也有未來的許諾。

伊桑·葛德曼的文章提供了一些細節：「假設一個中國的網路使用者在尋找一個未被禁制的新網站（例如：weeklystandard.com），他並不抱希望能進到該網站，但是一旦他連上了，中國政

府就會認為此舉對國家安全將可能造成危害，而這位使用者在網路上的一切活動紀錄都會被拿來定罪。與色情有關的連結紀錄大概要判兩年徒刑；與政治有關的可能將永遠喪失工作、家庭及自由。傳送電子郵件可能是最冒險的舉動。兩年前，我在中國的一個電視臺攝影棚裡工作，收到了一封美國朋友傳來的電子郵件（他用的是Hotmail帳號，照理說應該很難監控），信裡頭的「中國」（China）、「動盪」（unrest）、「勞動」（labor）及「新疆」（Xinjiang）這些字，都被斷成兩半，好像這些字都經過篩檢了一樣。我現在知道那是種警訊，而任何懂得上網的中國使用者，對這種警訊一定立刻就能察覺。」

「2000年10月，中國政府要求網路服務提供商必須將所有中國使用者的資料，包括電話號碼、上網時間及紀錄保存至少60天。同年11月，商業新聞類網站被禁。11月，全國人民大會明令所有未經授權的網上政治活動為非法。2001年1月認定在網路上傳送諸如侵犯人權案例等『國家機密資訊』為犯罪行為。2月間，引進『110網路警察』軟體，封鎖『邪教、色情及暴力』網站，並監控企圖連結這類網站的使用者。3月，監控舉動開始大舉展開，數百封與江西學校爆炸案相關的電子郵件消失無蹤；大約同時，中國有關當局宣布用來蒐集所有在互聯網上流通訊息的『黑盒子』即將建置完成。4月間逮捕使用互聯網的民主運動人士以及全國性查封網咖的舉動，更是前所未見。發到西藏的電子郵件如果傳得過去，也要3天才能收到，至於與法輪功有關的電子郵件則完全被銷毀。2001年10月，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來到上海參加『亞太經合會高峰會』，他其實是進入了一個網路警察國家。但是為了轉移可能有的批評或者也是為了展示權力，布希在中國期間中國

當局立刻將原本對美國新聞網站的禁令解除，但是布希一離境，禁令馬上又套上。在布希最近的這次訪問中，任何關於放鬆中國網路管制的議題，都可能被『我們只是極力在對付境內的恐怖主義』、『什麼！在這種恐怖主義當道的時期，你們竟然反對監控』等的說辭打消。中國其實是用了這套策略及說辭掩蓋了他們的真實動機。」

伊桑·葛德曼還舉了「三角男孩」(Triangle Boy) 這個例子。Safe Web 研究開發出一種叫做「三角男孩」的代理伺服器系統，「三角」指的是中國使用者、在防火牆外的伺服器艦隊，以及這些伺服器的母船，而這艘母船是中國政府找不到的。已經有上萬的中國使用者連上這套系統，20個最佳「三角男孩」搜尋站點中有五個是中文網站，每天，中國使用者會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電子郵件，這些位址能夠讓使用者連上他們原本無法連結的網站。因為這些位址常常更換，所以這套系統可以說是無敵的，任何對它的攻擊，尤其是針對母船的攻擊，需要龐大的資源才可能達成。但正因為 Triangle Boy 能如此有效地讓中國民眾自由上網，國家安全當局立即徵召那些急於對北京逢迎拍馬的美國公司，要他們開發軟體，好讓網路監管部門在新的 proxy 一出現時就能馬上封鎖。

在為中國政府提供網路監控技術方面，思科的態度最為積極。有證據顯示，思科向中國政府出售高級終端監視技術。思科曾想否認自己這種醜行，但思科公司編的「警政網」手冊卻成了將其釘在恥辱柱上的鐵證⁷。

可以說，沒有外國公司的積極配合，中國政府在技術上並未成熟到可以如此嚴密地監控互聯網。越到後來，中國政府越認識到：

只要運用得法，高科技手段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維護專制統治。

三、網路大牌如何向中國政府叩頭 ——Google 在中國的經歷⁸

選擇 Google 作為分析目標，倒也並非 Google 比其他公司更墮落，而是因為思科、微軟等公司與中國政府的不光彩合作比較隱蔽，而 Google 做為搜尋引擎，用戶非常廣泛，它那配合中國政府的劣行無法掩藏，每有動靜，往往很快就被用戶察覺到，引起的麻煩自然要比其他公司大得多。

Google 在中國遭遇麻煩幾乎與它進入中國市場同步。

Google 進入中國市場，對同為搜尋引擎的百度構成了威脅。而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使用俯首貼耳的百度自然更為便利：中國政府讓百度過濾何種資訊，百度百分之百照辦。而 Google 最開始還堅持所謂「正當地賺錢」，但很快發現在中國市場上要堅持這一信念非常困難。2002 年 9 月，中國政府主管部門封殺了 Google，而 GoogleDNS 指向也一度被竄改。

Google 被封以後，必須在商業利益與企業倫理之間作出選擇，一邊是近億網路用戶，一邊是短期內不帶來任何金錢的「企業倫理」。在迅速地權衡利弊之後，Google 與所有西方高科技公司採取了同樣的舉動：放棄自己宣稱的價值信條「通過正當途徑賺錢」，選擇商業利益。按照專制者的無理要求做了一個 Google 中國新聞版，這個版本於 2004 年 2 月開始使用。

Google 的行為很快被發現了。美國 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 (DIT) 公司經過研究後發表一個報告，指出 Google

公司提供的中文新聞搜尋結果，在美國跟在中國是不一樣的。例如，在中國國內的用戶使用Google進行搜尋，會發現找不到中國政府所謂的「敏感新聞」，如中國愛滋病流行情況，中國政府官員貪污腐敗，以及中國政府踐踏人權等新聞。但是，用戶同樣使用Google在美國進行搜索，就可以找到這些新聞。

（DIT）公司總裁比爾·夏表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中國人民需要知道有一些意見是跟中國政府不一樣的，很多事情是被中國政府掩蓋了。」

Google發表一個聲明，對自己的彎腰作了解釋，稱「我們考慮了可以被忽略的信息量，具體說就是不到2%的中文新聞源。總之我們認為，保持一個所有連結都有效的服務，同時忽略少量的連結，要好過提供一個完全無法使用的服務。這是一個讓我們很難做出的艱難的折衷，但我們感到這符合我們中國用戶的最大利益。」

此後，Google在中國的業務量不斷擴大，但國際社會的指責聲也越來越高。總部位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與其他人權組織不斷發表譴責聲明，表示他們對「美國的Yahoo和Google英特網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向中國政府的網路審查制度卑躬屈膝的不負責任的政策」感到悲痛。

在Google遭受批評的同時，其他網路公司也遭受道德責難。微軟公司去年底在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要求下，關閉了中國大陸一個批評中宣部的博客網站；雅虎則被指向中國提供記者師濤和海外民運組織的電郵紀錄，致使師濤被判刑十年；至於美國思科公司，則被指提供中國監控網路的設備和技術。

在一片責難聲中，Google於2006年1月下旬啟用中國頂級域名Google.cn，向中國用戶提供簡體中文版搜尋服務。Google希

望藉此為中國用戶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務，力圖在中國搜尋市場中力挫雅虎、百度，以搶佔更多的市場客戶。

Google.cn 使用一個經過審查的搜尋系統，它限制用戶對敏感關鍵字和網站的瀏覽。Google 表示：「為了在中國開展營運，我們在搜尋結果中去除了部分內容，以滿足當地法律、監管部門或政策的要求。」搜尋結果頁面的底部也會有「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尋結果未予顯示」的字樣。Google 將這一讓步描述為極痛苦的決定，但同時管理者也認為作出這種讓步是值得的。

Google.cn 的開設，引起又一次關於美國網路科技公司是否協助中國箝制網路自由的辯論。美國政界人士與人權團體紛紛譴責 Google、微軟、思科、雅虎等科技公司與中國當局合作，協助中國過濾網路言論與新聞。美國眾院人權問題核心小組在簡報中指控說，這四家美國公司為求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將利益置於原則之前。美國政府曾要求 Google 提供有關用戶上網搜尋行為的資料，但遭到 Google 公司的拒絕。Google 對美國政府的倨傲和中國政府俯首貼耳聽命之態，更加深了外界的批評。

四、龐大的現代科技監控體系：「金盾工程」⁹

中國社會距離現代民主政治有多長的距離？相信任何熱愛自由的人讀了有關「金盾工程」的報告，都會感到心驚肉跳。

在 2002 年 6 月廣州舉辦的「華南資訊技術博覽會」上，「中國國家資訊安全電腦測評中心」主任屈延文公開聲稱，公安部正在建立一個覆蓋全大陸的公共資訊網路安全監控系統。這一系統將對國際網路上的各種資訊進行監控，及時發現需要過濾的國外資訊網

站，對於大陸的「不良」資訊內容，也要及時制止，並且進行安全檢查，對犯罪行為展開現場勘察、取證和鑑定¹⁰。這一工程其實就是在國際社會廣為流傳將在2008年全部完成的「金盾工程」，而中國政府毫不隱晦地於2003年9月宣布，該工程已經部分啟動。從其功能來看，金盾工程是在「防火牆策略」日漸失去其作用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新建立的一個全新高科技監控系統。

2000年11月北京舉辦了一個貿易展覽會，知名的國際互聯網科技公司都在展覽會上向中國的秘密警察和安防官員兜售他們的產品——這些公司的行為真應了中國一句古老的成語：淮橘成枳。所有這些公司原來都宣稱他們為自己參與國際社會無政府控制的互聯網而感到自豪。但在中國，他們每年賣出的200億美元電信設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國政府買來用於監控中國公眾的。他們參加的這個貿易展覽會就是中國公安部（亦包括國家安全部）近年來第二次贊助舉辦的「國際社會公共安全產品及警用裝備博覽會2000（國際安防展2000）」。這些外國電訊公司在中國最大的客戶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統籌全國保安的專政機器，其任務是控制工人、農民的各種社會反抗活動，以及監視各種「異議份子」。

參展商來自美國、以色列、法國、德國、荷蘭、日本和加拿大等地區。當今在閉路電視技術處於領導地位的英國，則在會中有其特別展覽區域。所謂「金盾工程」，就是在各國大電訊公司的積極參與和合作下建立的一個巨大無比的監視系統。

這裡介紹一下「金盾工程」的主要內容。該工程部分是數據資料庫，部分是監視網路。在2001年，「金盾工程」的基礎工作已經完成，中國的保安系統開始向西方企業購買一些非常複雜的監視

技術，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巨大的聯機數據資料庫以及一個監視網路綜合體，並引入言語和面貌識別、閉路電視、智慧卡、信用記錄和互聯網監視技術。中國政府的構思是建立一個以數據資料庫支援的全國性遙控監視系統，連結全國、地區和本地保安機構，能展示全景的監視網路，其目的是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全中國每一個市民的登記記錄，同時連結龐大的攝影機網路，確保可以加快警察對付示威的應變時間。

根據該展覽會網站上的資料，「金盾工程」專注於下列安全防護範圍：「出入口監控、反駁客入侵、通信安全、電子電腦配件和軟體、解密和加密、電子商業安全、外聯網和內聯網保安、防火牆、網路通訊、網路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慧卡保安、系統安全、病毒察覺、資訊科技有關服務以及其他」。

「金盾工程」能否成功，主要在於一系列高科技的應用。雖然中國在這些領域正快速進步，但是中國科學家還未能獨立發展出實現「金盾工程」所需組件，他們依然依賴西方公司的協助，通常以承包方案購買所需組件，或者是透過技術轉移。這些技術轉移以正式貿易買賣或以補償貿易方式，例如提供較大市場，當然也透過不合法的管道。

一個龐大的智慧監視網路所需科技其實複雜到驚人的程度，由於全案是模仿人類智慧，用每個人熟悉的術語來說明這個方案，那麼中國政府要的「金盾工程」監視網路是有能力「看見」、「聽到」和「思想」的監控系統。

如果要網路能夠「聽到」，所需要的核心科技是言語訊息處理，即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字和字句。同樣，視像訊號處理能夠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看見」，即在一群人中認出某個人的

面貌。這兩種「偵測」，其實是一種數字信號處理技術（DSP）的應用，被稱為「監視運演算法則」，是通過複雜的運演算法則來分析資料，達到仿真人類神經系統。「金盾工程」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在公共場合建立一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或CCTV攝影機網路。2005年2月1日深圳市公安局宣布：深圳街頭將安裝20萬攝影機，目的是「加強監控社會治安」。據說深圳市並非最早的行動者，此前已經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安裝同類監控設備¹¹。

這些「能看」的設備安裝完畢後，意味著「金盾工程」的最後一期即將完成。與其說中國當局安裝這類設備的主要目的是維持社會治安，還不如是防止政治動亂與社會反抗。當年天安門廣場上就是因為安裝了這些用於監控交通秩序的攝影機，使中國政府在六四以後的政治清算中，很方便地根據錄影資料抓人。

外國大公司需要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時，他們宣稱的口號是「科技創新有利於自由和民主」，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中國有能力應用這些科技設備的政府正好將其用之於相反的目標：對中國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士實行越來越精致深入的鎮壓。

前面提到喬治·奧威爾的名作《1984》，那是史達林時期社會主義蘇聯的寫照，那裡的人們生活在一個受到全面監視、失去個人尊嚴的環境裡，但那種監控還主要是依靠人工與處於起步階段的科技手段。中國的「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國人將生活在一個用最新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最大的警察國家裡。《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裡宣稱「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中國人為這一權利奮鬥了很長時間，但現在似乎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遙遠。

「互聯網的發展將促進中國的資訊自由交流，從而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這一神話已經被中國的現實打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之父」的邁克爾說道：「在中國互聯網的嬰兒期，最早三個被封鎖的網站中，有兩個是反政府的網站，另外一個則是毛澤東主義網站。政府最感威脅的要害在哪裡？他們最擔心廣大的民眾得知外界的訊息。最終將把民主帶進中國的關鍵份子不會是知識份子，而會是未來十年內能夠用網路打電話、被賦稅壓得忿恨不平的農民。而那些懷有民主中國夢的人，能使用的卻是日益萎縮的其他通路。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已越來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動力。無論如何，能夠帶給中國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聯網，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弄清到底『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網路帶給中國民主的希望將只是一個可能，只是另一個美國夢。事實是，就是我們美國人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

在批評了美國的大公司以後，邁克爾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中國成語：意為：要解決一件為難的事情，還得依賴於造成事情後果的人）。他認為事情仍然可以補救：「我們可以鋪下革命的聯絡網路。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中國未來的世世代代將不會原諒我們。」

作為中國人，筆者希望持有邁克爾這種想法的網路專家越來越多。中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購買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築起來的網路長城，最終還只能靠網路專家來打破。

五、網路公司的集體辯護與美國朝野的譴責聲¹²

2006年2月1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舉行題為

「中國的網際網路：自由或壓迫的工具」的聽證會，傳召微軟、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網路巨擘，對它們幫助中國政府過濾資訊進行嚴苛的質詢。而就在之前的2月1日，這四大公司曾經倨傲地拒絕眾議院的傳召，從而引起美國朝野憤怒，招來洶湧如潮的指責。

面臨這些如潮水般湧來的指責，雅虎等四大互聯網公司努力用各種方法挽救自己的道德形象。

由於雅虎的行為違反道德已經無可辯解，於是它非常聰明地裝出一副無能模樣，將這個皮球踢給了美國政府。雅虎發言人在2月13日一份公開聲明中指出：「所有在中國運行的美國和國際公司，都面臨著相同的遵守法律但缺少透明度的困境，這已與我們的信仰產生了一種令人不安的不相一致的結果。」雅虎總法律顧問邁克爾·加拉漢（Michael Callahan）代表雅虎發言，說雅虎先前決定與中國政府合作，已導致「嚴重與痛苦的結果」，聲明「我們相信這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問題，沒有任何一間公司與任何一個產業可以獨力解決」，「單靠商業公司自身無法有效地影響外國政府在言論自由、資訊公開等方面的政策，我們相信，政府間不斷的對話才是非常重要的。」他還強調，這是「每家企業的兩難窘境：要麼在某個國家經營並遵守那裡缺乏透明度的法律，要麼就撤離。」

Google也在其官方網站發表一份聲明，敦促美國政府將「網路審查作為一種貿易障礙」，在美中雙邊貿易會談時提出美國在此方面的擔憂。在答詢時，這些網路巨頭都承認自己服從中國政府的要求，幫助過濾資訊。雅虎高級主管在聽證會上對國會議員陳詞，表示對中國的異議人士因在網上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受到懲罰感到遺憾——日前，雅虎在兩件事情上遭到指控，一是於去年協助中國緝

拿異見人士師濤，導致此人被當局以洩漏國家機密判刑十年；二是前年雅虎與中國警方合作，向官方提供有關四川省達州市前任財政局官員李智的上網紀錄，導致李智於2003年12月遭當局以顛覆罪起訴，判刑八年。

這位高級主管陳說苦衷：為了做生意，他們必須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其他公司如Google和微軟也都承認他們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過濾了資訊網路，遮蓋了中國政府認為政治上敏感的字眼。但是，這些公司還是用另一種方式為自己辯護，他們聲稱已明確告訴中國用戶，哪些搜尋是被中國政府的文字審查人員封堵的。

Google表示他們已經決定不在中國推銷電子郵件服務、博客網站以及聊天室，以免提供一個張貼敏感文章的場所。對這種「不完美」的選擇他們也感到不滿意，但是Google相信，他們在有13億人口的中國同意接受一些限制，最終還是拓寬了中國人獲取資訊的管道。

問題依然是，放棄中國這個有一億多網客的市場是許多公司極不願意面臨的痛苦抉擇。分析人士說，美國公司承擔不起退出中國市場的代價。撰寫過《10億顧客》的麥健陸（James McGregor），是一個堅定的「擁抱熊貓派」（美國對親中國政府人士的稱呼）。儘管這本書名本身就荒謬可笑，因為13億人口中的九億多農民當中，上網者最多不超過1,000萬，他還是要將這些不知終生是否與網路有緣的中國人算進「潛在顧客」的行列當中。這次出面為四大網路公司辯護的代表人物就是這位麥健陸。他堅持說，如果華盛頓進一步強迫這些美國公司執行美國的言論自由標準，可能就會逼迫這些美國網路公司撤出中國互聯網市場，或撤出他們已進入中國的設備，這樣一來就會給美國的企業造成打擊，而此舉的

後果也會導致其他國家迅速填補美國公司的空白，乘機打進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中國的新聞自由與網路管制已經是個長達數年的老話題，但這次空前激烈的道德譴責終於使白宮、國會不再坐視不理美國公司在中國所作所為。

眾多國會議員痛斥美國四大網路公司的劣行，指責這些美國公司為了商業利益，向中國政府妥協以此來獲准進行中國互聯網市場。已「喪失了他們的影響和美國的道德權力」。更有人指責說，上述公司為世界各國的企業樹立了非常惡劣的榜樣。繼 Google、Yahoo 之後，又有一家西方網路公司向中國政府的資訊審查制度做出讓步。一個總部在盧森堡，英文名字為「SKYPE」的國際網路電話公司為進入中國市場，同意在網路上過濾掉中國政府認為「有害」的資訊。

美國國務院於 2 月 14 日宣布成立「全球網路自由特別小組」，從外交政策層面上關注網路言論自由。新成立的「全球網路自由特別小組」將審視網路自由所涉及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限制接觸政治內容的技術使用以及這些新聞檢查措施對美國公司的影響，跟蹤和壓制異見人士的技術使用，為限制資訊自由流通而改變因特網管理結構的做法。小組還將向聯合國、歐盟等國際和地區組織以及有關國家政府表達美國政府在上述領域的關注。該小組工作將由主管經濟、商務和農業事務的國務次卿喬賽特·夏納以及負責民主和全球事務的國務次卿保拉·多布里揚斯基共同主持。

在宣布小組成立的當天，國務次卿夏納表示，美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確保互聯網資訊在全球範圍內最大程度的自由流通，同時也要最大限度地阻止有關國家對網路言論的控制。在回答記者提

問時夏納特別提到中國：「美國政府非常嚴肅地關注全球範圍內因特網隱私權和資料保護問題，尤其是最近在中國出現的一些案例。我們將繼續向中國政府表達我們的關注。」

該小組雖然隸屬國務院，但其日常工作將透過商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等聯邦政府部門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和科研機構協調進行。工作組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向國務卿提交政策建議。

相對於中國政府猖狂的網路控制，美國政府的行動稍微遲緩了一些。但無論如何，作為網路霸主的美國一旦將反網路控制納入國家行動，這場針對專制極權國家的行動就算是進入短兵相接階段。而中國人民確實需要這些幫助，因為只有這些幫助，才能使中國人民奪回互聯網。

六、一份說謊的網路調查報告

2003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一份題為「2003年中國12城市互聯網在中國的使用及影響調查研究」報告¹³，在中國的媒體上廣泛轉載，影響甚大。因參與者有美國大學與基金會，一度還影響了美國輿論。該報告表示，互聯網使用大量增加和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市場動力。但這份報告提出了兩個自相矛盾的結論：一方面宣布，調查發現大部分人都同意互聯網將提供更多發表意見和批評政府的機會；另一方面又宣布，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政府需要加強對網路的控制與管理。

要瞭解這份調查在多大程度上反應了網路使用者的真實思想，

先得瞭解這類調查是在一種什麼條件下完成的。

這一調查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全球互聯網專案」在中國的專案，由美國的 Markle 基金會贊助。從 1999 年開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傳播政策研究中心」啟動「全球互聯網專案」（World Internet Project），旨在透過問卷調查的方法，瞭解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由於中國政府曾經在《統計法實施細則》與《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時，不准自行調查，應當委託中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調查所得的全部數據資料在交付境外委託之前，必須經由政府部門審核同意¹⁴，所以 UCLA 的「全球互聯網專案」只能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中心」負責調查。據中國方面調查者自稱，該項調查是「在國家資訊化辦公室的支援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級領導的關懷下，於 2000 年底至 2001 年初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和長沙實施了問卷調查，並於 2001 年 5 月向社會發布了研究成果」。這份耗時數年的研究報告的目的在於：瞭解中國互聯網用戶的人口分布、使用狀況、變化和特徵；發現互聯網對中國的大眾媒體使用、人際交流以及「開放」觀念等的影響；提出有利於中國互聯網發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議和意見。

討論這種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與審查下完成的調查報告的真實性，其實是件多餘的事情。人人都應該知道，貓爪子下的夜鶯不能唱出好聽的歌。這裡只重點分析報告本身的缺失。

從公布的報告來看，這份研究報告有意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忽略中國政府控制網路打壓言論自由以及建立耗資巨大的「金盾工程」的真實目的。該文沒有指出中國有 3 萬名網路警察每

日巡視所有網路上的活動情形，並使用濾波器封鎖一些敏感的網站。為了向政府加強網路控制提供決策上的「理論支持」，這份報告的末尾還特別設了一節：「互聯網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據這份調查報告的撰稿者說：「從本次調查的資料來看，有50.9%的被訪者認為『非常需要』管理和控制，約36.2%的被訪者認為『比較需要』管理和控制。由此可見，近九成的被訪者的立場是支援對互聯網進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撰稿者還特別指出：「如果將今年的資料和2001年的資料進行比較（註：由於2001年只調查了5個城市，所以我們只在這5個城市之間進行比較），可以看到，經過兩年的發展，認為互聯網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這一趨勢在網友和非網友兩個子群體中完全相同。」

按照該報告作者的說法，中國政府嚴格控制網路的專制手段，一是順民心之舉，二是控制得還很不夠。而對比中國眼下發生的事實，再也沒有比這一結論更為荒謬絕倫的說法了。這一調查再一次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的御用學者們的職業任務就是將中國政府的統治策略加以學術說明，證明其「合理性」。

對於專案委託者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全球互聯網專案」來說，他們正好墜入了中國政府多年來的對外策略「用西方的錢，辦中國的事」。如果委託者相信這一調查報告，並據此分析中國互聯網的政治作用，得到的結論將與事實相差甚遠。

事實是：中國的民眾早已在反抗這種污辱中國人智慧的網路管制，從2001年到2003年，不斷有網路使用者聯名簽署「反對網路控制聯合宣言」，作家余世存更寫過一篇「類人孩們盡朝暉」，諷刺中國政府將中國人當作弱智者——類人孩（此譬喻從「類人猿」而來，按照達爾文物種進化理論，類人猿是物種進化到人類之前的

一個物種，還不是人類)。他指出這種「類人孩」的生活狀態喚起了他心中一言難盡的羞恥：「面對經過網警嚴格過濾的電腦螢幕，中國人不僅沒有寫作自由和閱讀自由，甚至沒有閱讀的權利，已被置於動物般的非人處境」。作者指出，「發明和使用文字是人類脫離動物界的根本標誌，在號稱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國，在全球進入互聯網時代的21世紀，中國人依然是一個生活在前文明時代的中國式奴隸」¹⁵。

七、寬嚴之間見章程

讓中國人感到羞辱的還不僅是對討論民主自由等政治話題的禁制，而是政府那種「允許民眾放縱墮落，不允許討論民主」的意識形態戰略。

筆者曾在自己電腦的防毒軟體的「禁止登陸網站設置」中選擇了若干項目，其中一項是「性」，但筆者很快就發現這一設置很不實際，因為有了這一設置，筆者無法登入中國許多網站，甚至不少中共省級黨報的網站都在此列。

2003年11月中國的互聯網上猛炒一位網路色情女作家「木子美」的《遺情書》，因其在性行為方面有非常具體的描寫，她的文章成為網路熱點，並流傳海外所有的中文網站，香港、臺灣與日本都有不少介紹。筆者讀了一下有關介紹與「木子美」文章的一些章節，不由得感歎：中國政府現在真是「寬容大度」，大開色情縱欲之門，一向盡職的網路警察們此時也完全忘記了《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的有關禁止條文，正在有滋有味地閱讀木子美小姐的「驚世之作」，與網友同享意淫之樂。

但另一串赫然在目的長長名單，即那些因在網上討論民主政治而被抓的人士之眾，卻又讓筆者更深地喟歎：中國政府何以嚴苛如斯？幾個草民不過談談民主政治，竟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關押，如上海律師鄭恩寵身蒙國家誣陷還不算，更被上海所有的官方媒體潑了一身髒水。

但寬嚴之間見章程。從這一寬一嚴之間，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自90年代以來的意識形態戰略重點：在嚴格控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及本土民主意識的傳播的同時，卻放縱人們追求物質享受乃至色情縱欲。儘管在2002年8月1日開始實施的《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這一煌煌法規文件當中，中國政府規定了下列內容屬於違法（限於篇幅，本文不討論這規定是否完全合乎現代民主政治標準）——為了讓讀者瞭解中國政府如何「執法」，筆者還是不厭其煩地將其列在下面：

「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洩漏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慣的；宣揚邪教、迷信的。」

上述這幾條中國當局執行得非常堅定果斷，只要涉及批評政府或有關西藏、新疆、台獨與法輪功的言論，「破案」速度之快，讓人驚歎「金盾工程」之神效與國家安全部門工作效率之高。

「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這一條在SARS期間已經用過了，並且成了一條「萬金油」條款，隨用隨抹，凡政府不喜歡的言論，均可列入謠言之列，予以抓捕。

「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危害社會公德或者

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以未成年人為對象的互聯網出版內容不得含有誘發未成年人模仿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和違法犯罪的行為內容，以及恐怖、殘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內容。」

木子美的《遺情書》至少符合上述三條被禁標準：宣揚淫穢；危害社會公德與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而且此文章的讀者有不少就是十一、二歲的未成年人，但中國政府卻對這種文章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裝聾作啞。

從這裡又一次可以領略「中國特色」的政治：禁止在非成人的公共傳播系統傳播色情內容為世界文明國家的慣例，中國政府雖立法禁止但卻網開一面，故意讓此規定流於虛文；政治自由是世界文明國家的普遍社會原則，中國卻堅持將政治自由與言論自由視為「犯罪」——從這類政府行為中可以得出如此推論：借助經濟改革緩解了「文革」引起的嚴重政治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對自由、民主、人權等人類社會基本原則更加理直氣壯地予以藐視。

中國大裡在生存需要這第一層次的基本需要之外，還需要參與社會交流，既然政治、民主、自由、人權等一切在中國都成了禁談題目，於是大家就只好湧向政府不禁之區域，縱欲享樂，滿足感官需要。而這種喪失是非分辨能力的民眾正好是中國政府意識形態戰略刻意製造出來的——由此可見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統治方略之成功。

至於「木子美」行為的所謂「道德」，筆者已經不想多討論。因為第一，「木子美」的成長期正逢中國政府奉行薩達姆·海珊（Sadam Hussein）式的治國方略之時。這一治國方略的意識形態戰略是：只要你不反對黨與政府（包括敬畏權力，尊重權力所有者即所有的現任官員），你幹什麼都可以。實施這一治國方略的結果

是，中國社會經歷了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賴、從耍賴到黑社會化這一過程，「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賣靈魂」成了從官場到民間普遍奉行的原則，「木子美」們只是社會的產物而已。第二，我始終記住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裡說過的話：「當一個人內心充滿黑暗的時候，犯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製造黑暗的人」。第三，中國男人早在多少年前就享有文字意淫之權利而不受譴責，並被吹捧為「文學先鋒」，不少人還藉此發了財。只是在男性意淫文字充斥文壇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之後，一些勇敢的女性才步男性後塵，用身體寫作。既然男人可以因這類文字受到歡呼，譴責幾個小女子也實在算不得公平之舉。更何況對價值系統的顛覆並不始於「木子美」，中國政府早已經對「人權、民主、自由」等有確定內涵的普適概念進行了價值顛覆，木子美只是顛覆了「淫蕩」這個小小的辭彙又算得什麼大罪？「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句話實是千古不易之理。

中國古語謂：「寬嚴之間見章程」，意謂政府會用法規及制度作為手段，鼓勵人民做政府想要人民做的事，懲罰那些從事政府意欲禁絕的活動的人。從中共政府嚴厲禁止討論政治，卻對色欲與赤裸裸的性描寫網開一面的網路控制方法中，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對中國的未來毫無責任感的政府。

1.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Without U.S. assistance, it will remain a tool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not a force for democracy", The Weekly Standard, 02/25/2002, Volume 007, Issue 23,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00/922dgmtd.asp>.
2. 出處同註1。
3. 出處同註1。
4.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Rand National Research Division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published 2002 by Rand.
5.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n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6.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n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7. 「思科的路由器中隱藏的罪惡」，<http://www.frontpagemag.com/Articles/ReadArticle.asp?ID=21208>。
8. 本節參考資料：「Google在中國偏離自己價值信條？」VOA，2006年2月2日；「網路公司在華面臨文字審查困境」，VOA，2006年2月16日；「美成立特別小組關注網路言論自由」，VOA，2006年2月16日；「美國國會質詢互聯網在華商業操作」，英國《金融時報》2006年2月17日。
9.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n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10. 《大紀元時報》2002年7月1日～7月7日，新聞簡訊。
11. 「深圳街頭將安裝20萬攝影機」，自由亞洲電臺，2006年2月1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2/01/shenzhen/>。
12. 本節參考資料：「Google在中國偏離自己價值信條？」VOA，2006年2月2日；「網路公司在華面臨文字審查困境」，VOA，2006年

2月16日：「美成立特別小組關注網路言論自由」，VOA，2006年

2月16日：「美國國會質詢互聯網在華商業操作」，英國《金融時報》2006年2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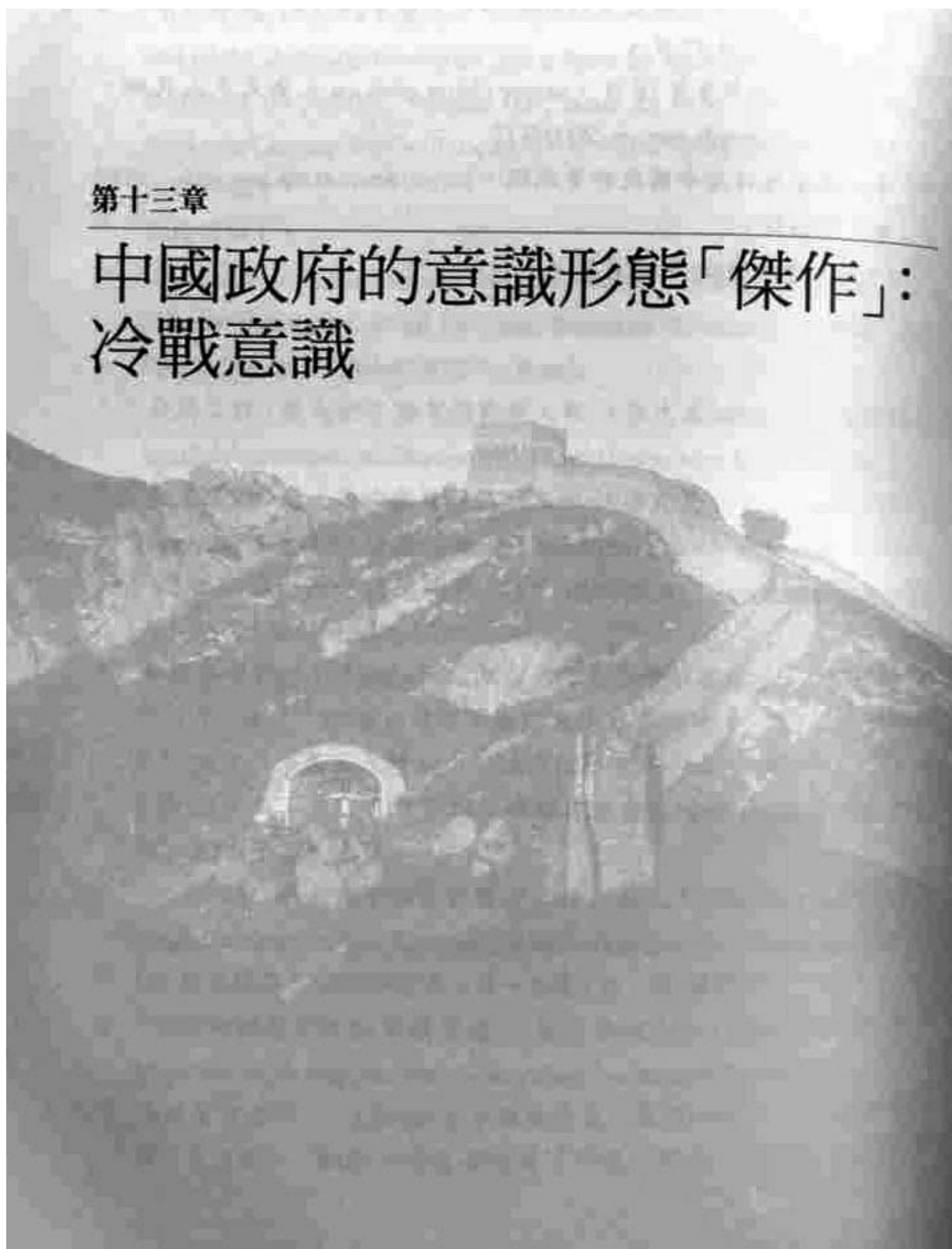
13 中國網2003年9月18日，www.china.com.cn。全文見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2003-9-17

14 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資訊網，<http://www.stats.gov.cn/>，2001年3月23日。

15 《北京之春》2003年10月號。

第十三章

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傑作」： 冷戰意識



天安門事件已經過了12年，政治反動力量在中國依然當道——至少目前仍然是如此。中國依然扮演著這場現代版的陰陽角力。中國的國家體制兀自努力要找出新興自由市場力量的平衡點。美國既是大惡棍，可是年輕而民族情緒強的學子又把它當成聖地麥加。中國力倡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可是它和鄰國迭有戰事的紀錄又斑斑可考。而且，國內一旦有事，中國就責備外國，即使領導人心知肚明問題的根源在國內，也會抹黑美國和日本。美國成了它轉移注意力的代罪羔羊。

——前美國駐中國大使James Lilley¹（2001年）

要按照中央精神報導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不得超出新華社的口徑。但是各報要在標題上多下功夫，不要照抄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的標題。如果標題都一字不改，容易誤導國際社會認為我們統一輿論。

——1999年5月10日

中國中宣部給各地宣傳部的電話指示

中國政府的國際關係觀念與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其愚蠢的悖離，國際關係觀念上幾乎全盤繼承了毛時代的冷戰思維，但外交政策卻表現為典型的國家機會主義。中國政府的麻煩在於，僵硬刻板的冷戰思維根本無法適應機會主義外交政策的靈活需要，尤其是一直受冷戰思維薰陶的民眾，一旦互聯網提供了一個表演平臺之後，其積蓄多年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找到了一個最好的宣洩口，反過來構成了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壓力和挑戰，經常令政府陷於被動。

2003年以來，中國的外交出現了許多麻煩。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變得非常微妙且充滿變數，雙方表面上仍然承認與尊重彼此間的「夥伴關係」，但實則都很清楚兩國關係日行日遠。最典型的表現是：美國近幾年不斷抓捕出賣技術機密給中國的在美華人，一心以出國為人生最高目標的中國學生，近兩年的赴美簽證異常不順，2003年的拒簽率竟高達60%以上；俄國逮捕了欲與中國簽約鋪設石油管道的石油大亨，迫使中國不得不改變能源計畫；日本則連續兩年削減對華經濟援助；越南出租軍事基地金蘭灣給昔日的敵人美國，熱烈歡迎美國軍艦到越南訪問；而德國自從新總理梅克爾上任之時，正值中國在歐洲的盟友法國國內政治風潮迭起，而梅克爾乘機調整外交戰略，構建英、法、德三角關係取代法德軸心，重新親近美國，使得中國打入自由世界的楔子開始鬆動。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態譴責的聲音越來越多，由中國暗中操縱並淪為暴政者俱樂部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改組終於在2005年提上日程……。

其中對中國外交策略影響最大的當是法國的陷入困境。誰也料想不到法國政局的變化竟然害得近年來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自以為用市場與商業利益就能牽制世界的中國政府頓時左右失據。如

果今後一段時期內沒有類似伊拉克戰爭的事情發生，歐美關係改善將不可阻止，中國政府就不得不再次面對一個政治上基本立場一致的——反對極權專制的西方世界。

面對這一切，中國政府既不檢討自己僵化過時的冷戰思維，也不反思自己外交政策上的錯誤，更不檢討二者之間悖離造成的惡果，而是繼續驅動宣傳機器，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充斥於中國媒體的仍然是「國際反華勢力妄圖遏制中國」之類的陳詞濫調；一旦民族主義情緒的宣泄越出了政府設定的範圍，不能為政府利用時（例如在中日關係上），政府又開始懲罰媒體，認為媒體是「幫倒忙」。

一、浸透冷戰意識的國際觀念

中國政府的國際關係觀念至今仍然承繼毛澤東時代的冷戰思維，甚至連「反霸權」、「國際反華勢力妄圖孤立中國」這類用語都未從官方話語系統中退位，一旦遇到國際摩擦就會出現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上，其結果是不斷培養民眾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但近20多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卻改奉典型的國家機會主義，即以利益為唯一導向。於是，冷戰思維的僵硬刻板就不斷與國家機會主義的外交政策發生衝突，這樣的衝突往往被極端民族主義的「民意」凸顯出來。中國的民眾一直受冷戰思維的教育和熏陶，他們對國際關係的意見常常會反映出中共灌輸的冷戰意識。過去十多年來，由政府執導的「民意表演」一直是中國政府指揮如意的外交籌碼，但近幾年這種情形卻發生了重要變化。由於互聯網（網際網路）為青年人提供了公開議論國際關係問題的空間，政府對「民意」的操控愈來愈不能收發隨心，民族主義情緒有如從「潘

朵拉盒子」裡冒出來的「妖怪」，再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掌控。

要想瞭解這一點，必須從瞭解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戰略」入手。這一戰略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推行，今天的中國政府只是改變了其中一些口號與字句，其敵視民主、自由、人權的實質卻完全沿襲了毛澤東的精神遺產。

1. 製造「敵人」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

近幾年中國青年一代表現出強烈的「仇美」情緒。如果說在1999年以後發生的幾次中、美衝突中，中國青年這類極端表現還可以歸因於他們的民族主義立場，但他們對於美國發生的任何災難，如911事件、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墜毀等都要表示幸災樂禍，則只能說是中共政府長期操縱媒體進行意識形態宣傳與教育的直接後果。

專制政體的最大特點就是善於為自己製造「敵人」並廣為宣傳，這種宣傳造成的結果是讓民眾形成一種印象，即「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中國歷史上的一切災難都是敵人造成的」。這種「敵人」來自國際與國內兩方面：製造國際社會的「敵人」，可以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視線，將國內社會矛盾引起的對當局的仇恨外洩，反美情緒就是透過多年的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培養而成的。製造國內的「敵人」，如毛時代大力宣傳並滲透於一切教科書的「階級敵人」與「階級鬥爭」之類說教，可以讓生活狀態本來不佳的社會公眾發現，社會中竟然還有比自己地位更低下的「政治賤民」，並且還可以在中國當局鼓勵提倡的那種對「政治賤民」的肆意蹂躪中獲得極大的政治滿足感。

多年以來，中國政府控制的傳媒一直充當製造仇恨的政治工具，媒體經常用轟炸式的宣傳，鼓勵人們在對「國內階級敵人」與

「國外反華帝國主義勢力」的仇恨中生活。現在雖然已經不再談「階級敵人」了，但在中國的政治宣傳中，「國外反華勢力」與「霸權主義」依然存在，仍然是現成的代罪羔羊。不少深受這種宣傳之蠱惑的中國人，不但不能分辨此中是非，反而覺得參與對「國際反華勢力」的鬥爭「樂在其中」。

在努力製造「敵人」的同時，中國政府也還得儘量為自己尋找一些「朋友」，以表明自己「得道多助」，在國際社會中並不孤立。曾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人都會發現一點：中國政府特別在意自己在國際社會有多少「朋友」，哪怕是一些對內荼毒人民、在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專制政權獨裁者，如紅色高棉（Khmer Rouge）的波爾布特（Pol Pot）、菲律賓（Phillipine）的馬可仕（F. Marcos）、利比亞（Libya）的格達費（Moammar al-Ghadafi）等，都曾經是（或現在正是）中國政府的「座上客」與援助對象。在1972年中美建交以前，上述獨裁者的到訪會成為《人民日報》的頭條新聞。當時中國遍及城鄉的高音喇叭經常反覆播放一首歌，歌詞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的前程無比輝煌」。

在誇耀自己有多少「朋友」的同時，中國政府通常用更大的精力去抨擊「敵人」，只不過隨著時代變遷，「朋友」與「敵人」的名單以及「敵人」的順序有些變化而已。1949年至1971年，美國一直是中國的頭號敵人。而1960年以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敵人則多了一個「蘇聯修正主義」（1968年以後將其改名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為了對付這個「敵人」，當時還由毛澤東親自執導，發表了著名的「九評」（九篇痛斥蘇聯的政論文章），痛詆「蘇聯修正主義」。這些文章不但發表於《人民日報》最顯要的位置，還讓男女播音員用鏗鏘有力的聲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反覆播放，

連當時剛進小學不久的孩子都被告知，世界上最好的文章就是這「九評」。1972年中美建交以後，中國政府雖然將蘇聯與美國並稱為國際社會中的「兩霸」，但顯然認為當時的主要「敵人」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宣傳教育中的「國際反華勢力」總代表就成了蘇聯，美國退居其次。1989年蘇聯解體以後，中國政府再次調整了外交戰略，凸顯了「美國霸權主義」這一國際社會的敵人——對中國政府來說，必須製造一個「敵人」作為「國際反華勢力」的象徵，否則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如果出現問題，就無法找到代罪羔羊，將中國人民的仇恨外引。

在毛時代中國當局選擇蘇聯做「敵人」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蘇聯在「後史達林時期」執行的政策比中國要溫和一些，特別是「非史達林化」和「反個人崇拜」的政策，這正好與毛澤東當時的政策針鋒相對。第二，在與蘇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鬥爭中，毛澤東敗北，因此心懷怨恨。

2. 美國為何成了「國際反華勢力」的「總頭子」？

中共視美國為敵則有著深刻的意識形態背景。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水火不相容，始終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死敵。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之所以視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為寇讎，主要是因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存在與自由民主理念的傳播，是對專制獨裁統治的威脅。只不過後來的中國政府出於利益的考慮，從表面上緩和了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但反美宣傳卻一直在意識形態教育與媒體宣傳中貫徹始終。

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對國際關係的認知非常簡單，因為他們這幾代人都是接受這樣的教育：「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凡是受

資本主義剝削壓迫的民族與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我們的敵人，而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頭子」；「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著我們去解放」。在中國政府長期的「宣傳教育」下，美帝國主義被說成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敵人」，「不但對國內人民殘酷剝削壓迫，還在世界上到處發動侵略戰爭，霸佔我國領土臺灣，罪行罄竹難書」。1972年中美建交以前，一首這樣的歌從小學起開始教唱：「美帝國主義罪惡滔天，天天都把壞事幹，兩手屠刀兩手血。千件、萬件、千萬件壞事堆成山……」。

可以說，所有的媒體和教科書都把美國政府醜化成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到處發動侵略戰爭的惡魔。「美國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也是經常宣傳的重要內容——甚至在「改革開放」了22年之後的2001年，中國政府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美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宣稱美國超市（supermarket）的收銀員由於工作負擔太重沒時間上洗手間，只得穿上紙尿布工作，因此美國是世界上人權狀態最糟糕的國家之一。中共當局所有有關美國的宣傳，都將美國社會描繪成一個充滿了階級壓迫、種族歧視、暴力兇殺、吸毒賣淫的最反動、最黑暗的人間地獄。

為了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國政府和御用學者修改歷史，隱瞞了很多真相。例如，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美國為維護中國的統一、反對列強割據而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主動退還大部分「賠款」以資助中國留學生，但中共的歷史教科書對此從不說明。中國最著名的清華大學的前身就是用該項退還款創辦的，但無論是中共的官方教科書還是清華大學的校史，都長期隱瞞這一歷史事實，該校的學生直到2002年2月21日布希總統訪問該

校演講時才得知此歷史真相。又如中國的官方教科書說，1950年的韓戰是「美國侵略者突然進攻北朝鮮」，並想「以北朝鮮為跳板，進攻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志願軍抗美援朝是一種完全正義的、保家衛國的行動」。可是，朝鮮戰爭的真相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不知道。

直到今天，中國的中學、大學的政治教育仍然在灌輸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垂死掙扎、必然滅亡」之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這種意識形態宣傳在中國社會中磨刻出來的深刻痕跡並不能夠輕易消除，它不但反映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中，還將在今後中美交往中繼續發揮作用。儘管中美建交以後雙方關係有了很大改善，但由於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中國官方在意識形態上對美國的基本看法並沒有真正改變。雖然「文革」時期那種將美國「妖魔化」的宣傳手法不便再用，但對中國這個在經濟上「改革開放」、在政治上則極端保守封閉的極權體制來說，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威脅。因為美國不僅擁有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雄厚的經濟實力，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對於飽經貧窮折磨、飽受專制摧殘的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說，美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於是，一方面承認美國的國力強大、經濟發達，一方面又宣稱它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不適合中國國情，就成了中國政府充滿矛盾與無奈的宣傳方法。在2005年10月19日中國政府發布《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中，中國政府仍然宣稱，美國式民主不適宜中國，而中國已經建成了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就不能復興，祖國就會分裂（即不能統一臺灣），中國人民就不配享有任何民主²。

可以說，中國政府早已經陷入這種意識形態宣傳與現實產生巨大分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為了掩飾這種無奈，中共一方面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又強調必須堅持「輿論一律」的意識形態和新聞管制。而中、美兩國在經濟利益與全球戰略上的一系列摩擦，進一步加深了兩國在意識形態與價值理念上的固有矛盾。

二、虛偽的意識形態宣傳對中國社會道德的破壞作用

由於各種資訊管道受到嚴格管制，中國民眾很難瞭解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真相，在意識形態教育宣傳的誘導下，民眾往往習慣於跟著官方宣傳機器的宣傳認識事物，缺乏獨立判斷事情真相的思維能力和知識準備。甚至當人民對當局有所不滿時，這種不滿的表達在潛意識層面仍然被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所操縱，結果無意中還是落入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話語和認知系統。一位退休官員對中國現任領導人非常不滿與失望，而他的不滿與失望卻是用批評美國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某一天筆者曾聽他忿忿不平地說：「人家美國人想打誰就打誰，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敢對美國說『不』了。」³他真正想表達的其實是，只有毛澤東敢和美帝、蘇修抗衡，比現在的領導人強多了。在這個典型例子中，對當今領導人不滿的表達卻變成了讚揚現實政治的根源即中國政治體制的原創者，也算是中國時下的黑色政治幽默。

在這種宣傳教育的洗腦作用下，與美國為敵的國家及專制集團，很自然地就成了中國政府的「朋友」。從1989年開始，原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垮臺，但中國的新聞輿論總是堅定不移地站到那些搖

霧鎖中國

搖欲墜的專制集團一邊。哪個國家發生了支援民主的示威遊行，中國的電視鏡頭總是出現那個國家的專制者身影，所有的媒體總會反覆播送那些專制者的聲音，並譴責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垮臺以前，中國政府透過媒體表示了對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這個專制者最有力的支持，他被處死的消息一直壓到最後瞞不住了才以一句話新聞公布，官方媒體對此事的惋惜之情連媒體受眾都能明顯感覺到。

在1991年波灣戰爭期間，中國的媒體天天都在聲嘶力竭地反對霸權主義，將薩達姆·海珊（Sadam Hussein）當作「反霸權英雄」廣為宣傳。至於薩達姆·海珊到底依靠什麼殘酷的專制手段統治伊拉克，伊拉克民眾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中國民眾則毫無所知。由於中國政府這種「孜孜不倦」的宣傳灌輸，薩達姆在中國青少年心目中竟成了「十大青春偶像」之一，持這種看法的青少年的理由竟然是：「全世界有許多國家怕美國，而薩達姆不怕，他有骨氣。」據報導，這位青少年是一位經過學校挑選的品學兼優的學生⁴。這些天真的中學生有如此看法，當然是中國傳媒堅持的「輿論導向」潛移默化的結果。在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Iraq）戰爭中，中國的官方媒體秉承政府旨意，繼續支援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海珊，先是盼望他能擊敗美軍，後來又為他的失敗而惋惜。2003年12月，美軍在伊拉克抓獲薩達姆·海珊，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此新聞時，播音員的表情頗為沉痛，而當隨後播出伊拉克發生襲擊美軍的事件時，播音員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2006年1月，薩達姆受審，充斥中國所有報刊與網站的竟是一邊倒的報導「薩達姆再次出庭受審，高呼『打倒』布希」（有的則為「打倒美國」）⁵。在中國媒體上，薩達姆永遠是個反美英雄。

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 (Slobodan Miloshevic) 是中國媒體美化的另一個「英雄人物」，中國的新聞從不播放他一手製造的大規模種族滅絕罪行，中國人民只能看到他的「人民」用「肉體」去保衛大橋的「感人」（實則是愚昧）場面，只能聽到他被國際法庭審判時振振有辭的辯護詞，甚至根本不知道這位「英雄」正是被他的人民交到國際法庭的。由於根本聽不到前南斯拉夫人民為這場國際大審判發出的歡呼聲，只能聽到中國媒體為米洛塞維奇的鳴冤叫屈聲，以至於不少中國民眾至今還在為這位「英雄」的結局難過，認為這是「美國霸權主義」犯下的又一罪行。

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對這種「宣傳教育」有一些「免疫力」，因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虛假宣傳受到了幾次致命的打擊。一是毛澤東當年「最親密的戰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的「叛逃」事件，挫傷了一代中國人的心，讓他們覺得毛澤東和政府的話不那麼可信；二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敵」、「友」變化太無常，原來中共唯命是從的「蘇聯老大哥」變成「敵人」之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也接著成為「敵人」，而原來的「頭號敵人」美國後來又成了中國最看重的國家。在中、美恢復外交關係的最初幾年中，「美國侵略中國」之類的宣傳完全從媒體上消失了，代之以大談特談美國的「飛虎隊 (Flying Tiger)」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援助中國，「飛虎隊」隊長陳納德 (Chennault) 的夫人陳香梅 (Anna C. Chennault) 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她的中文傳記都出了好幾本。這種完全出於政治利益需要而不斷改變的「宣傳教育」，最後在真相被揭穿之日，讓6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國人對這種政治宣傳逐漸產生了一些識別力。此外，中、美關係的解凍也給當時極端封閉的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口，讓中國人

多少知道地球上還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一代人當中許多城市青年曾在「文革」時期被迫遷居農村以農業勞動勉強產生，他們親身經歷了中共統治在社會底層最黑暗的現實，因此中共的欺騙宣傳很難讓這些人再度上當。

在80年代以前，中國只有少數人敢透過國外電臺的中文節目瞭解中國和外部世界的真相，但政府對收聽國外電臺的管制和懲罰非常嚴厲。那時，聽「美國之音」(VOA)、蘇聯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以及設在香港的「福音之聲」、臺灣的「自由中國之聲」等電臺的廣播節目均被當局視為「收聽敵臺」的嚴重「政治罪行」，一經發現會被判刑。直到毛死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貧瘠的中國大地才重新沐浴到歐風美雨，80年代對收聽外國電臺的限制有所鬆動。但是，最近兩年「收聽敵臺」居然又成了當局抓捕一些異議人士的理由。

由於中國政府只推行經濟改革而堅決拒絕政治改革，官方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與毛時代一脈相承。1989年的「六四事件」結束了80年代短暫的相對開明，中國政府總結該事件的「經驗教訓」時，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視為「六四」事件的根源，並重新將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宣傳確立為此後的操縱媒體方針，這套宣傳的一個重要方針就是醜化西方社會和民主政治，灌輸「民主會造成動亂」的說教。因此，90年代的宣傳和教育領域內出現了明顯的毛式意識形態回潮，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恰恰是官方嚴密控制的教育系統在這個「倒退時代」、「造就」的「成果」。只要對中國政府現行的宣傳和教育方針略加分析，就會發現其鼓吹的理念正好與人類文明所主張的理念完全相反。這樣的宣傳、教育系統對所有人類文明的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理念都有著完全扭

曲的解釋。例如，美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主張，被中國政府宣傳成「美國霸權主義借人權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

60年代以後出生、成長於改革時期的中國青年，對當局的這種宣傳並不具有「免疫力」。雖然改革開放已經這麼多年，但在中國的小學、中學裡，教科書的內容變化不大，依然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貫徹始終，依然是空洞的「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等意識形態說教充斥其間。整個學校系統裡強迫學生年復一年地背誦這些政治教條，完全按照官方意識形態來實行獎懲。然而，中國政府的官員們每天言傳身教的卻是他們那無恥的貪污腐敗行為，與教科書上宣傳的意識形態截然相反。於是，年輕一代從小就學著如何「說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觀念（中國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在小學生裡就培養「學生幹部級別」概念的國家），社會道德崩壞由此而始。

對於歷史真相，尤其是共產黨建國以來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至今官方都諱莫如深，一直採取遮掩甚至歪曲的態度加以粉飾。2001年7月，中國政府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光輝歷程展覽」，但在這一展覽中，不但看不到「六四」天安門鎮壓的真實歷史，甚至也看不到「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餓死3,000萬人的大饑荒、1957年「反右派」等殘酷歷史。這些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痛苦的歷史完全被當局抹煞得乾乾淨淨，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完全被裝點成另一副模樣。對年輕一代來說，「六四」真相是什麼已經眾說紛紜；給中國民眾造成重大傷害的「文革」更是恍如隔世。現在互聯網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年輕人（包括一些所謂的「著名學者」）為「文革」招魂，說「文革」中沒有貪污腐敗，並且有最廣泛的「群眾性大民主」，盼望著回到「文

革」時代。在今日的中國政治生活中，毛澤東已經完全成了一個被聖化的符號，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帶領中國人民反美反日的偉大民族英雄。

這些浸透中共意識形態的反美教育，長期以來起著潛移默化的「涓滴效應」，腐蝕著中國年輕一代的心靈。即使是一些到美國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由於青少年時期在這種充滿虛偽與叛賣（政治運動中需要檢舉他人以求立功或者保護自己）的意識形態教育下養成的人格缺陷，也容易使得他們為了一些實際利益而說謊。例如一些海外留學回國工作的人，為了在政治上取悅當局，在中國稱美國是「假民主，真霸權」、「美國的新聞自由完全是假的」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些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士的反美宣傳達到了中共政府難以達到的作用。

三、中國政府執導的傳媒「仇美愛國秀」

這種「涓滴效應」培養了中國青年嚴重的仇美情緒，最後成了中國政府在中美關係中刻意利用的外交籌碼。從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Yugoslavia)大使館被炸事件開始，到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中國政府一直刻意透過傳媒製造仇恨美國的「民意」，並放大而成「反美浪潮」。從下列這些事件中，讀者可以瞭解到中共宣傳部門是怎樣指揮媒體從事宣傳的。

1. 1999年「5・8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⁶

談到「5・8事件」，就必須追溯中國政府對待科索沃(Kosovo)戰爭的態度。在科索沃戰爭之前，中國大眾對這場戰爭

的起因幾乎一無所知。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政府對美國和北約（NATO）持批評態度，再加上資訊閉塞、觀念陳舊，大多數中國民眾以為這場戰爭是美國干涉別國內政、恃強凌弱的不義戰爭。當北約空軍轟炸南斯拉夫的軍事設施時，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一個地下室遭到北約空軍數枚穿透式導彈的襲擊，地下室內的設備被炸毀，有3人死亡。中國官方宣稱死者都是記者，其中一位「屬於」傾向知識份子和文化界的《光明日報》，該報現在發行人量非常小。當時，任何有別於中國官方版本的新聞在中國根本無法傳播。於是一場狹隘民族主義的反美風潮便席捲全中國。在簡單的「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邏輯下，中國傳媒一方面抨擊美國、主張「向美國討還血債」，另一方面對南斯拉夫的米洛塞維奇政府寄予極大的同情。2001年6月底米諾塞維奇因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而被引渡到海牙國際法庭審判後，中國民眾均感震驚愕然，但是卻很少有人願意去思考：自己當時是如何被政府有目的地加以蒙蔽。

1999年5・8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開始從上到下的動員——這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中經常使用的動員方式。在80年代，由於當時知識份子群體從思想到行動上都表示抵制，這種動員方式較少使用。但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為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使用這種社會動員方式。這種動員方式的主要內容一是透過黨政軍民各系統的「單位」，向下逐級傳達中央文件；二是讓中共出錢豢養的「政治花瓶」如各「民主黨派」、官辦「宗教團體」等紛紛表態「支援中央的正確領導」；三是強迫民眾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行動，並聲稱要將此作為「政治表現」記入個人檔案。

5月8日當天，全中國只有中央電視臺播了簡短的消息，民眾只能透過互聯網知道一些資訊片斷。幾乎所有的新聞從業人員都是在次日上班後被召集至各媒體的總編室開會，宣讀中宣部的「緊急電話通知」（必須說明的是，從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中國政府下達文件時有些文件只准念，不准聽的人記錄，文件的原件宣讀過後全部要回收，以免洩漏出去造成「不良政治影響」。採取如此鬼鬼崇崇的方式，主要是當局擔心其舉動會傳到國外，不留下任何文字證據就可以隨時抵賴，避免被國際社會批評而承擔政治責任）。該「緊急通知」的主要內容如下：(1)關於此次事件的報導，只准採用新華社稿件與《人民日報》文章；不要受海外任何輿論影響。(2)各報必須根據中央精神撰寫評論員文章，統一行動。既不能脫離中央精神，又要做到豐富多采，不可完全逐字逐句照搬新華社通稿。儘量不要讓國際社會看出是政府領導下的統一行動。(3)每天的新動態報導，要根據宣傳部具體指示。(4)如有違反黨的宣傳紀律者，要負重大政治責任直至追究刑事責任。(5)各學校黨組織要組織學生遊行，但企、事業單位還應該照常上班。

此後的幾天，各媒體每天的頭版相關文章雖然是照抄新華社稿件，或根據新華社「通稿」的內容改寫成「本報評論員」文章，但還必須呈報宣傳部審看後方可登載。宣傳部對於頭版尤其是頭條新聞的標題應該怎樣做，文章中應該怎樣表示「中國人民的憤怒」，包括通欄標題（報紙從左到右排滿稱之為通欄）的字型大小，都有具體規定。即使是「表示憤怒」，也得要看「上級指示」，「上級讓表示時就表示，上級叫停就得停止」。到了5月10日，筆者居住的深圳市各新聞媒體接到宣傳部指示：深圳大學已經組織學生上街遊行，各媒體記者趕赴現場「採訪報導」。當記者們趕到現場，深圳

大學黨委書記姜忠得意地介紹，她是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讓學生們「表達憤怒」，站在頭一排的學生高舉的標語是「反對霸權主義」，沒有出現「不適當的口號標語」，所有的口號都是學生會幹部在各系黨支部親自監督下製作的，學校裡發錢給大家購買筆墨紙張，遊行時所需要的汽水飲料、學生們的午餐補助費與教職員工的加班費已經全部發下去。然後她宣布：「現在一切已經就緒，記者可以開拍。」

這裡需要說明什麼是「不適當的口號標語」。5月9日北京各高校組織大學生上街遊行時，有人寫了一塊「美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的牌子。中宣部立刻批評，認為這是「不適當的口號標語」，因為可能會讓人懷疑中國要改變引進外資的政策，但中國今後還是需要大力引進外資。當天筆者接到北京大學一位學生和湖南師範大學一位研究生的電話，表達了他們對這種由政府導演的「愛國主義大遊行」的疑問。據他們講，動員他們的學生政治輔導員強調：在這次「有關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當中的「表現」，今後會在個人檔案中記載，並作為學生入黨的主要考察標準。

在此期間，全國所有媒體都表現了高度的「一致性」。但宣傳部又對這種刻板的「一致性」表示了不滿，認為這種刻板的「一致性」很容易被國際社會懷疑是中國政府刻意導演的結果。於是，廣州一家報紙在標題的製作上發揮了「創造性」，既「與中央保持了一致」，又不是照抄新華社通稿的標題，於是得到了中宣部的表揚。筆者所在的報社某位副總編輯曾想在這場「反霸權主義的愛國主義」表演中表現一番「創意」，為一條本地新聞精心製作了一個標題，叫做「反美怒潮淹沒了麥當勞，美國資本家惶惶然不可終日」，但總編輯認真思考了一番，擔心這個「創意」不好反而受批

評，「畫虎不成反類犬」，還是穩妥求全為好，於是放棄了這個帶「創意」的標題。

這種由政府導演的「反美愛國主義」表演一直持續到11日中午，正當各報準備再去拍攝深圳大學學生們的反美抗議大遊行「新聞」時，接到中宣部通過深圳市委宣傳部下達的電話通知：所有的學校應該即日起恢復上課，「黨中央很理解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但現在要化悲痛為力量，堅守崗位，完成教學與生產任務，才是對霸權主義的最有力打擊。此後只需要在一版的二、三條位置與二版頭條繼續登載一些文章，表示中國人民的憤怒就可以了」；「如果有新的動作，會由中宣部指示，所有媒體只要按中宣部指示辦事就行了。」

這時候的中國，因為網友還不是太多，紙質媒體扮演了宣傳的主要角色。只有鄰近香港的深圳與廣州市居民還有一些別的消息來源。這些消息並非來自於香港的電視新聞節目，而是來自每天因探親返大陸的香港人帶過來的香港報紙與雜誌。1989年以後，中國政府汲取「六四事件」的教訓，只許深圳與廣州兩地居民使用政府控制的有線電視，每逢有「敏感」新聞，深圳和廣州的有線電視臺就會切斷香港頻道，轉換到其他節目。而且香港各電視臺在「九七」之後也開始「自律」，「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節目上不敢太過於自專。香港只有少數紙質媒體還在堅持報導一些中共不喜歡的內容，但在中共政府日益加緊的打擊下，這些內容正在慢慢消失。

在只有一種聲音、「一邊倒」的宣傳攻勢下，不要說一般民眾，即使是知識份子也沒法保持獨立清醒的思考，當時不少知識份子忙於發表各種反美言論，而表示沉默者卻非常孤立。最惡劣的是，對美國炸大使館行為的批評被延伸到對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評，而

這正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處心積慮想要達到的一個政治目的。

2. 2001年4月「中美撞機事件」

2001年4月1日在南海的公海上空，美軍的一架偵察機遭到中國海軍航空兵一架戰鬥機的超近距離攔阻，當戰鬥機從偵察機下方飛到偵察機正前方時，戰鬥機因距離過近其機翼擦撞偵察機的螺旋槳，結果戰鬥機墜毀，美國偵察機受損迫降在海南島的中國海軍航空兵機場。這就是「中美撞機事件」。

「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再次執導了一場「愛國主義劇目」。這次仍然由中宣部指揮，按照執導「5・8」事件「愛國主義肥皂劇（“soap show”）」的模式如法炮製。中國官方把中國空軍戰鬥機撞擊美軍偵察機的事實，歪曲成美軍慢速的偵察機故意主動衝撞中國的超音速戰鬥機。紙質媒體的表演則完全按照中宣部的命令按部就班、「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當「新華社消息」的統一版本在全國大小媒體登載後，中國人再次表達出義憤填膺的態度，認為「美國太猖狂了，居然派飛機來我國領空挑釁」。中國的媒體在這次衝突中，從未挖掘有價值的新聞提供給社會公眾，而是口徑一致地要美國「承認錯誤、賠禮道歉」。

儘管一些人心存疑問：既然美國飛機「侵犯」我國領空，為什麼不把它打下來，反而讓它把中國的飛機撞入大海呢？對這些疑問中國政府始終是含糊其辭，語焉不詳，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是電腦模擬「高空飛行現場」。如果說那時中國有對政府的責罵聲，也是罵「中國政府軟弱無能、美國佬欺人太甚」；還有人說「毛澤東是個偉大的民族英雄，他老人家如果還在，哪裡容得美帝國主義張牙舞爪，欺負我們中國人民」之類的話。可憐的中國民眾根本不知道，

中國政府告知民眾的情況並非全部事實真相，民眾又一次被「混雜著部分真相的說謊」有目的地蒙蔽了。

此次撞機事件其實只是中美雙方軍用飛機的一系列摩擦中的一次，中國戰鬥機與美國偵察機在公海上空「鬥智鬥勇」早已為雙方司空見慣。就在這次撞機事件發生前後，在中國的《艦船知識》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寫於撞機事件之前的通訊，標題是「在南中國海上空巡航」，報導了海軍航空兵飛行員王偉（這次撞機事件當事人）和他的長機段輝以往「與外機鬥智鬥勇」的事蹟：「按照國際法公約，如果都在公海上空飛行，雙方必須保持上下左右300米×300米的安全警戒距離。然而，段輝知道面前的這位老對手狡猾得很，你往外逼，它就向外飛一飛；你向裡靠，它就再往裡飛一飛。雙方鬥智鬥勇，就像空中拉大鋸，你偵察我，我實施干擾反偵察你。」該文作者詳細描述道：「段輝一邊駕駛戰鷹，一邊觀察外機偵察機的動機。透過座艙，他發現外機偵察機座艙裡的飛行員在向他們作挑釁性的手勢，有的用手指做成『OK』形狀，有的向他們揮手，有的還把『聖誕帽』摘下來向他們比劃著什麼。」這位作者不明白，在美國人的肢體語言裡，用手指做成「OK」形狀的手勢並非「挑釁」性動作，而是表示雙方之間的情況「一切正常，沒問題」。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無意中透露了一些真相，即中國的戰鬥機經常違反國際法公約關於公海上空必須保持安全警戒距離的約定，故意以危險動作接近速度遠低於超音速戰鬥機的偵察機。在雙方風馳電掣的飛行中，只有在非常接近對方的情況下，戰鬥機飛行員才可能看清對方用手指做成的「OK」狀手勢；既然戰鬥機飛行員能準確無誤地辨認對方飛行員的手指形狀，說明戰鬥機一定已突破了300米的安全警戒距離。這位作者還進一步介紹了戰鬥機飛行

員按照起飛前奉命排練過的動作所採取的行動：這一描述與撞機事件發生後網上的一份資訊相吻合，即王偉在執行任務中有一種玩命的勇敢，他的危險動作是出了名的，因此美國飛行員都很怕他。

發生撞機事件後，中國人本應該獲得這樣的資訊：第一、按照國際法公約，美國偵察機究竟可不可以在中國領海附近的公海上實行偵察活動？第二、美國飛機是否已經侵犯了中國領空？但中國雖有龐大的傳媒系統，卻沒有在關鍵情節上為民裡提供確切可靠的新聞，甚至存在著某些有意識的誤導。這種誤導同樣存在於互聯網上。每當中國網站的主管看到一些網友從外國媒體轉來的一些消息，只要認為其與中國政府的宣傳不一致，或者不利於中國，一見就刪，偶爾有一兩條被保留下來，後面必然跟上各種各樣粗魯之極的辱罵。所有各種痛罵美國的言論則長期在網上保留，所謂「自由討論」區的BBS完全成了一邊倒地罵街。

2001年4月3日下午，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場題為「從中美飛機相撞看兩國媒體的國家意識」的討論會，討論者分別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香港《大公報》《文匯報》、清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其身分分別為媒體問題專家、記者、學者和研究生。與會者認為，美國媒體對此事件的反應非常熱烈，但大陸的媒體相對冷淡，導致中國的聲音顯得非常微弱。有人在會上發言陳述以下事實：中國政府最初不發表聲明，後來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發表了一個非常簡短、意思非常含糊的聲明。外交部發表談話後，外國記者採訪國防部官員時，中國官員把電話掛掉了。分析者指出，中國國內最早的報導出現在「人民網」（即人民日報的網站）上，共計三篇，「新華網」有三篇，中央電視臺也是三篇報導，從內容上看，大同小異。這些報導共分

三部分，最早的報導是一條簡訊，講事件的簡要經過；第二部分報導是講外交部的聲明和抗議；第三部分的注意力轉到了失蹤飛行員身上。主要是講出動多少軍力來搜索和江澤民對飛行員的關注。這些報導的水平遠不如美國媒體，美國媒體對24名機上乘員的報導非常詳細，包括他們的姓名、家人、年齡、職務、家鄉等等，而中國媒體甚至連飛行員的名字都未寫出來。

在這次會上，《人民日報》與新華社的記者針對這些批評，比較委婉地指出，這不是媒體的責任，因為媒體報導什麼不由他們自己選擇。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新華社總共就中美飛機相撞事件播發了中文三條（即《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三篇新聞），英文六條，稿件都是來自外交部的「新聞通稿」，根本不是記者採寫的新聞。與會的香港《大公報》記者乾脆承認，香港的一些報紙如《大公報》、《文匯報》等也是「黨的喉舌」，其稿件也是記者到中國外交部「等來的」，只是拿到外交部稿件的時間比新華社還早，報導形式比中國大陸要豐富一些，有圖片，還有新聞，有學者的評論，有外交部的發言等⁷。

四、中國人為什麼對美國的「9·11事件」喝采？

如果說上述兩次中國政府執導的「反美愛國秀」是因為中國與美國之間發生了衝突，中國青年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宣泄了一種「愛國主義情緒」，那麼在緊接著發生的與中國利益完全無關的「9·11」事件中，中國政府最初所表現的幸災樂禍與冷漠，以及在這種官方態度暗示下中國網友表現出來的那種近乎於歇斯底里的幸災樂禍，則讓國際社會大吃一驚。美國民眾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瞭

解到「中國人恨美國」。

恐怖分子襲擊美國的「9·11」事件發生之後，中國政府先是非常冷漠，直到美國多年的宿敵古巴（Cuba）統治者卡斯楚（Fidel Castro）都發電文向美國政府致哀後，才不得不有所表示。而許多中國人卻發出讓國際社會非常震驚的一片喝采聲。

中國媒體自然保持與政府一致的冷漠，「9·11」事件發生以後的兩天之內，無論是報紙電視，還是互聯網路，都不向讀者和觀眾提供詳細的資訊，因此中國民眾最初並不瞭解事件的背景和災難狀況。按傳媒的職業要求，國際社會發生了如此駭人聽聞、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負責任的報紙至少應該用主要版面詳細報導最新消息，滿足讀者的「知情權」，甚至可以出版號外。可是，中國的主要官方媒體並未這樣做，就連面向知識份子的《光明日報》也只是在第一版右下角發表了一則簡單的消息。中央電視臺對這一事件的報導更是少得可憐：它既未提供事發現場的實況報導，也不轉播別家電視臺的實況新聞；不但不安排專任駐外記者蒐集世界各地的反映，也不組織國內的專家學者對事件的背景和發展做進一步的分析評論。這種做法與中央電視臺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飛機相撞事件後那種喋喋不休的宣傳，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

中央電視臺號稱擁有10多億觀眾，有「焦點訪談」、「直通現場」、「今日世界」、「實話實說」等節目，在香港回歸、澳門回歸等重大活動中曾以現場直播等方式顯示了強大的技術實力。然而，面對「9·11」這樣重大的事件，這些名牌節目與電視臺的先進設備卻完全未發揮作用。許多中國人為了及時獲得資訊，只好收看香港「鳳凰衛視」的現場直播，一個耗資巨大的國家電視臺竟如此喪失新聞敏感度，完全是政府操控的結果。少數頭腦清醒的中國知識

份子已經就此做了相當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在中國國內沒有可能發表，只能被千方百計送到海外雜誌上登載，這些分析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及時記憶。

一位學者記述了中國人在「9·11」事件後的反應：在國際社會異口同聲地譴責恐怖活動及其幕後策劃者時，中國人裡「為這件事歡呼叫好的卻大有人在」。他記述了以下細節：「記得消息傳來的那天下午，我去郵局寄信途中經過一個公共閱報欄，一個正在看報的工人模樣的人忽然情不自禁地對我說：『太好了，太好了！總算有人教訓美國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叫好聲，我為之愕然。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美國有那麼大的仇恨，以至於喪失了一個人對無辜死難者的起碼的同情。他見我沒有回應，反而半是同情半是嗔怪地說：『唉，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都無動於衷。』倒好像我是一個對國事、天下事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人。幾天後一位同事告訴我，她參加的一個學術會議期間正好發生了『9·11』事件，大多數與會者都認為『好得很』。當我簡單表達了一點自己的看法後，另一位同事居然指責我是『親美派』。這嚇人的『帽子』讓我實在不願意再和他討論下去」。「後來我還聽說，『9·11』事件發生後，許多教師在課堂上大放厥詞，有的說『活該』，有的說『這是報應』，有的說『美國咎由自取』，有的說『賓·拉登是英雄』，並因此而贏得了學生們的陣陣掌聲。為師者尚且如此信口雌黃、是非不分，年青人在網上對美國叫罵、為恐怖分子叫好，就不足為怪了。中國為『9·11』事件喝采叫好的人絕不是少數，其中有工人、農民、學生、學者、政府官員和學校教師。這種情況在非阿拉伯國家中並不多見」。

「9·11」事件後有那麼多中國人幸災樂禍、連聲叫好，當然

與阻礙資訊傳播的媒體管制有關。這位作者進一步分析：「這種落後的媒體管制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又與有人（筆者註：指政府，因該教師在中國，不便直說）總是把自己當成『救世主』、把老百姓當作『群氓』（愚昧無知者）有關。他們阻礙資訊傳播，限制新聞自由，不想讓大家瞭解真實情況，無非是害怕他們『一貫正確』的神話被打破，因而喪失其既得利益。在一個把新聞媒體當作『喉舌』和『工具』的國家，在一個想把人培養成『奴才』或『機器』的社會，大多數老百姓往往是任人擺布、備受愚弄。他們沒有瞭解事情真相的權利，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結果頭腦簡單、目光狹窄、人格扭曲的狀況就代代相傳下去。時間一長，整個社會便產生了一種思維定勢：大家不是反思自己不爭氣的歷史，也不去尋找我們這個民族多年前誤入歧途的原因，而是把中國的腐敗落後歸罪於外人。例如，前幾年在國內引起轟動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作者就承認，他們小時候被教育成要敵視『蘇修』，長大後又被引導著『仇恨』美國，他們的國際觀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成長的環境、所受的教育有關。除了這種為自己在權勢壓力下的窩囊尋找外國『代罪羔羊』的心態外，有些人還為生了一種『不盼自己發財、只盼別人倒楣』的變態心理。在這次『9・11』事件中，不少國人高聲叫好、幸災樂禍，其實也與此心理有關。」⁸

在政府與媒體長期的誤導下，不少中國人認為，美國的中東與亞洲政策曾經嚴重損害阿拉伯國家與中國的利益。更兼少數學者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德強從美國短期訪問（一個月）回去後，將美國經濟發展與美國人民的富裕說成是「美國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結果，這種以「瞭解美國」的學者身分說的話更具蠱惑作用，促使中國大眾將仇美情緒最後轉化為質疑以美國文明為代表的自由民主

政治，並為伊拉克、北韓等國的專制、獨裁以及愚昧、陰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吶喊助威，這就是「9・11」事件以後不少中國人幸災樂禍的原因。這種情緒從來就不曾消滅，2003年1月31日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失事，一些中國人在網上發表幸災樂禍的言論，包括「放鞭炮慶祝」，「可惜死得太少了」，「感謝真主保佑伊拉克」這類言論都出現了⁹，這只能說是中國政府敵視人道主義的文化專制政策所造成的惡果。

2003年美英聯軍對伊拉克戰爭時期，中國政府出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受傷害感，指使媒體為薩達姆叫好助威，中央電視臺四頻道更是成了中國政府控制輿論誤導中國民眾的一個主要窗口。在這個頻道中，許多有關戰爭的消息都是扭曲與不真實的，薩達姆・海珊繼續以「第三世界」國家的「反美英雄」形象出現，其他的媒體自然也「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一些民眾通過互聯網瞭解到戰爭真實狀況，對政府這種愚民控制表示了極大憤怒，但這種憤怒最終只能以在網上發貼文的形式宣泄¹⁰。

蠱惑人心的媒體和卑劣的大眾心理，歷來都與虛偽無恥的政府相輔相成。一個封閉、禁錮的輿論環境只能造就國民愚昧、狹隘、麻木、無知、虛驕、狂妄的個性。這種個性不僅與人類的理性和愛心格格不入，還容易被專制統治者利用，從而對國家的未來發展造成危害。

⁹ James Lilley's Memoiry，時報出版社（臺灣），2003年出版。

- 2 《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
- 3 這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在自由亞洲電臺做節目，與聽眾對話時，也經常有這類經歷。
- 4 1993年4月7日《長江日報》文摘版。該文記錄的是文章刊登前不久南京電臺舉辦的首屆「十大青春偶像」評選座談會情況，20多名經過挑選的品學兼優的中小學生為座談會主角。
- 5 「薩達姆再次出庭受審，高呼『打倒布希』出場」，www.news.tom.com/2006-02-13/0021/52786923.html；「薩達姆案復審，不久陷入混亂，老薩高呼打倒美國」，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jkd/20061300085.htm；「薩達姆被強制出庭，高呼打倒布希」，news.enorth.com.cn/system/2006/02/14/001231951.shtml。
- 6 本段內容為作者親身經歷。當時作者還未出國，在《深圳法制報》任專刊部主任，這些傳達照例在場。
- 7 「從中美飛機相撞看兩國媒體的國家意識」，北京清華大學討論會紀錄（摘要），《當代中國研究》（美），2001年第2期（總第73期）。
- 8 《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1期（總第76期），智效民：「面對『9·11』事件，他們為什麼喝采？」
- 9 這類言論在中國幾大網站上均有出現，筆者就從世紀中國的BBS世紀沙龍、北大三角地、新浪網上下載過若干條。《大紀元時報》2003年2月9日～2月15日就此有過綜合報導。
- 10 世紀中國網・世紀沙龍，<http://www.cc.org.cn/>，2003年3月24日：「媒體正在毀滅中國的外交成果」，作者：小國寡民；2003年3月31日：「別把人民當肉票，別把無恥當學問！——致央視專家張天平」，作者：我自己；天涯網站・關天茶舍2003年3月30日：「一部分大學生對美伊戰爭的讓你無法想像的看法（轉載）」，作者：陳愚；BECNEWS（2003年4月11日）「中國媒體『技巧』處理薩達姆垮臺」；VOA2003年4月11日：「薩達姆倒臺看中國官方媒介的預言」。

第十四章

中國的GDP 高速成長神話

馬克思主義者——香港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的批判

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的批判

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的批判



中國仍然是一個記者的天堂、統計學家的地獄。與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這裡有更多的戲劇化場面，但可以辨識的事實卻不多。

(China still is a journalist's dream and a statistician's nightmare. with more human drama and fewer verifiable facts per square mil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¹

中國政府每年公布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s）神話，既是中國媒體著魔般宣傳的主題，更使世界不少媒體為之驚歎。從中國GDP的快速成長中，幾乎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國經濟如吹氣球般的膨脹：1978年，中國的GDP總額僅為3,624億元，2002年已經高達102,3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成長9.4%²。這些還只是往昔的「燦爛」，中國政府公布的未來遠景聽起來更加「輝煌」：以2000年價格為基數計算，預計到2020年，中國GDP總額將超過35萬億元，年均成長7.2%。

「GDP神話」已經成為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顧盼自雄、在引進外資時百般炫耀的主要資本。

然而，下面這條消息或許讓人感到意外：2003年11月12日，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決定，2004年中國要做第一次全國性經濟普查，改進中國GDP核算和資料發布制度，逐步採用國際通用辦法，確保資料的權威性，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這是國務院會議陳述理由時的「自訴」。這一決定表明，中國政府對自己編制的GDP資料也心存疑問。

中國傳媒自然再次表現了對政府權威的高度敬畏與崇拜，頃刻間讚揚之聲四起，如「這是中國從只重經濟成長數量的發展觀」，轉向「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觀的一個信號」之類——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文化中，讚揚領袖與頌揚政治權威的語言極為豐富，傳媒信手拈來，就可以神情並茂地大加表演。這一點，確實讓眾多民主國家的傳媒望塵莫及，自歎弗如。

而2005年年末中國政府對GDP從兩方面大動干戈，更讓人們有理由對中國GDP數字製作的嚴肅性產生懷疑。

一次是中國政府於2005年12月20日宣布，將中國國內生產

總值(GDP)向上修正16.8%，這次修正是根據一次全國性的經濟普查做出的。這次經濟普查統計了快速成長的第三產業和此前漏在統計之外的經濟活動，並據此修正GDP數字。修正結果顯示，中國2004年GDP現價總量為159,878億元人民幣(合1.983萬億美元、1.652萬億歐元、1,119萬億英鎊)。經過這一調整，中國經濟總量在2004年排名世界第六，義大利的GDP總量被擠後至第七位³。

同一天，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公布了利用經濟普查資料初步測算得出的全國及各省GDP數字，將「灌水數字」擠出。2004年各省區市呈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26,582億元，相當於中國西部地區十一省一市的GDP總量。而這一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為13.65萬億元，虛報額為總額的19.47%。

在中國政府政治信用日漸走低的政治環境中，這兩次調整並未增加中國政府的政治信用，反而讓人更加產生懷疑。而事實上，在「經濟成就」成為一個政府向世界證明其合法性的宣傳目標時，被政府控制的不僅僅是媒體，還包括所有媒體披露的政府消息。

一、GDP神話，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

為什麼中國政府在放出「放棄GDP成長崇拜」這個大氣球之後，還要連續修改GDP數字呢？僅從表面上來看，這不等於自家放棄了吹牛皮的資本麼？

維持「國際形象」頗有經驗的中國政府作此決定，自然經過全

盤利害考量。

1. GDP 神話是如何吹出來的？

中國經濟其實千瘡百孔，金融、財政、社會保險這幾根社會經濟的「支柱」都千瘡百孔。吹噓中國GDP維持20多年連續高成長的奇蹟，主要目的是為了營造良好的國際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應該說，這一策略非常成功。

受到GDP神話感染的不只是中國政府與中國人，還有不少有名的外國人，這裡就不細數那些媒體與報紙了，因為幾乎每一家都曾講過類似的話。這裡只談一次由名家在美國華府做出的有名的GDP神話宣傳，那就是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2003年9月在美國國會的一次聽證會。2003年9月25日，他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舉行的「有關中國的產業、投資和匯率政策：對美國之影響」聽證會上，把中國與日本相比，將中國大大地誇讚了一番，與此同時，羅奇還將日本肆意貶低了一回，認為這個曾經強大的國家現在「把惰性的概念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中國政府當然很歡迎這種評價。但只要稍有自知之明的中國人都知道，羅奇先生對中國的盛讚是基於中國當局努力展示給外國人看的「成就」，而中國那被掩蓋起來的潰瘍，諸如貧窮人口成長速度遠遠快於富裕人口的成長速度，農村經濟的破產，重工業的衰敗，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外的中小城市的急劇衰落，環境生態難以支援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舉凡這些GDP不能衡量的社會潰瘍，似乎都不在羅奇先生的視野之內，否則他讚揚中國時可能不會這裡心安理得。

但是，中國政府編造的GDP神話騙得了別人，卻騙不了自己。中國政府再昏憤，關起門來自家人說話時，也還知道這是一只自個吹脹的大氣球。在中國，各級官員都偽造經濟成長資料，中央政府自己更是造假高手。

這裡且舉幾個例子。前幾年，中國出了個靠吹牛皮往上爬的湖北省丹江口市市委書記張二江，這位官員最大的本事就是製造數字泡沫，以「數字政績」作為升遷資本。這裡僅舉1998年「數字政績」中的一例：其下轄的勻縣鎮閔家溝村，每家養豬3頭被虛報成12.6頭；戶平均養雞10隻虛報成40多隻；農民人均年收入1,000元左右被虛報成2,785元；該村魚塘乾枯，沒有養魚，卻年報10畝水塘養魚產量46萬斤。由於虛報政績，這個當時沒有現代公路，沒有通電的貧困村硬被報成了「小康村」（即比較富裕的村，只比富裕村差一點）。有人形容張二江治理下的丹江口市「一個村莊就是一個『數字衛星』組裝基地」，「編報表的過程就是做『填空』題，不會『填空』的幹部就不是好幹部」⁴。

2003年被法庭審判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曾將該省的GDP成長率規定為年成長22%，比中央政府定的8%還要高出14個百分點——據說，按王懷忠的想法，安徽省的GDP成長率應該定成28%，但安徽省政府主管經濟計劃的計劃委員會擔心28%的成長率不像「真實」數字，雙方反覆「討價還價」，最後選擇了一個「保守成長率」22%⁵。

中國各省市的官員，說穿了就是大大小小的「王懷忠」和「張二江」，經濟非常落後的安徽省如此，其他省份GDP成長率之可靠性自然可想而知。即使「牛皮」沒吹得那麼大，大概也就在伯仲之間（相差無幾之意）。例如號稱經濟發展位居中國第三的山東省，

歷來就享有「吹牛皮」之譽，前省委書記姜春雲（後來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就曾獲「魯吹一號」的外號（魯，山東省之簡稱；吹，謂之「吹牛皮」；「一號」意指姜春雲是山東省最大的「吹牛皮」者）。有人以「新世紀浮誇風：山東的GDP之謎」為題，詳細逐項分析了該省數據之虛假。文章揭示：按山東省提供的數據，其人均GDP高於廣東省；山東和廣東兩省的人口、面積相當接近，但其他的經濟數據，如地方財政收入、居民儲蓄存款、航空港吞吐量、港口吞吐量、居民收入、私人汽車擁有量、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等分項數據，山東比廣東低很多，有些竟然只及廣東的一半，如地方財政收入、居民儲蓄存款、居民收入等⁶。山東的真實GDP究竟是多少，虛報的部分有多大，山東省的記者不敢調查，更不敢報導，因為那是山東省的「國家機密」。

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們自然心知肚明，誰也不相信這些數據。官員們每年都要互相打聽鄰縣、鄰鄉的經濟成長數據，據此確定本縣本鄉的數據，因為報得太低了，顯得本縣本鄉主要官員的政績不如周圍縣、鄉，於升遷不利；報得太高了，又擔心讓鄰縣、鄰鄉的官員難堪，反過來指責自己為了升官而不擇手段，結果成為眾矢之的。顯然，如何呈報本地的經濟成長數據，主要取決於地方政府官員們的意願和盤算，並不一定得以實際的經濟成長為依據。在中國，真是「數據當中別有乾坤」（即另有一番「學問」之意）。

正因為深諳數字中的「官場學問」，中國國家統計局並不相信各省統計局呈報的GDP數據，在編制全國的GDP時另行計算。這樣做的結果很滑稽：在國家統計局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中，按照各省GDP資料計算，每個省的經濟成長率都超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經濟成長率。一種邏輯上不可能成立的事，在中國卻成

了多年來司空見慣的現象。前述2004年GDP被擠出19.47%，並非這一年特有之現象，而是這一年被報導出來了而已。

2. 「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迷宮

中國的各級官員為何如此熱中於編造GDP神話？說穿了原因很簡單，對中國共產黨政權而言，改革以來，保持經濟成長成為中共執政能力與合法性的檢驗尺度。

中國政府宣稱中國改革富有「中國特色」，這一「特色」既是它應對國際社會批評時的自辯工具，也是它在本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常用遁辭。但什麼才是當代中國改革的「特色」呢？

今天中國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其實就在於一點：中國共產黨今天的統治合法性必須要靠經濟高成長來支撐。在民主國家，經濟成長緩慢最多只會導致內閣部分成員或執政黨的更換，國民不會因為經濟發展遲緩或出現問題而質疑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的政治參與和自由民主價值體系之上，不需要靠經濟成長率來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經濟改革嚴重動搖了中共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並且削弱了奠定於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政治合法性，中國共產黨要維護自身這個利益集團的生存與發展，必須堅持一黨專制。但它也清楚知道這種政治專制早已經深為國民厭惡，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如下說辭：政治上，用「中國特色」，即中國民眾素質低，不適宜馬上實行民主政治來為專制辯解；經濟上，則用高成長來證明專制統治比民主政治更成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發展既延續了中共專制政治的生命，經濟成長率的高低更成了檢驗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與合法性的尺度。鄧小平晚年不斷重複「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經濟，